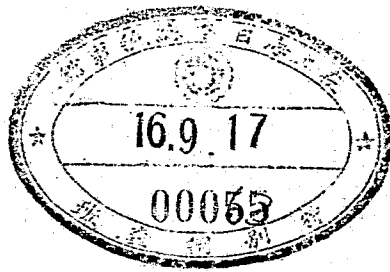


怎樣喚起民衆？

寒蟬



A1
4
54

前言

國父中山先生臨終時，遺囑的第一段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從「深知」二字當中，證明「喚起民衆」是革命工作中惟一首要的工作，是達到國民革命目的必經階程。民衆若喚不起來，什麼革命工作都無從進行。本國民衆若喚不起來，即無從聯合世界上其他民族共同奮鬥。民衆若不明瞭革命的意義和重要，而速起參加革命，則一切革命方案都是紙上談兵，任何宣言、標語、口號，全是高調！

作者平時目擊心傷，竊歎中國的民衆，過於「不識不知」了，結果弄到如今國破家亡，活不成，死不得！倘再不給它喚起，勢必至于國亡族滅，同歸于盡！

不過，「怎樣」可以喚起它來，這是言人人殊，見人人異。作者不敏，認爲第一步要深入民衆中間，和它發生關係；然後可以向它宣傳，發動它起來；然後組織，訓練，武裝等工作，統可一一進行，整個的「喚起」工作，方算完成。

本書是由過去各散篇集中來編成的，全部欠缺系統化，請閱者諸君原諒。至于錯誤之處，在所難免，也要請賢達多多指教！

寒 蟬 一九三七、一二、一五、



3 1762 3186 2

MG
K265
23

再版語

抗戰軍興以後，凡屬熱血同胞，莫不憂國亡之無日，願竭其所有以赴之。作者寒微，深恨心有餘而力不足，乃於普都淪陷後，收集「怎樣深入民衆中間」等八篇，彙訂成帙，題爲「怎樣喚起民衆？」，當時在浙出版（千本），遂以所得代價（約二百五十元），播數移贈各地貧苦之被難同胞。翌年夏，又刊行「戰時縣政設施」（二千本），而將其代價（約六百元）移贈各地貧苦之征人眷屬。

去年秋，本擬出刊「抗戰詩歌」，旋因故不能自維其生而中止。今夏，各方師友諷勸再版「怎樣喚起民衆？」乃將原稿略加修正（辨七篇「怎樣激動民衆？」及第八篇「怎樣運用民力」均刪去；而代以「怎樣領導民衆？」一篇，計共七篇），重印千本，而以全部代價（約三百五十元）移贈各地榮譽士兵。

明知區區之數，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惟我行我素，聊竭吾力，盡吾心而已，亦「義賣」之意云耳。

怎樣喚起民衆目次

怎樣深入民衆中間？(1)

- 一、引言(1)
 - 二、現在需要深入民衆中間(1)
 - 三、認識民衆個體的必要(2)
 - 四、認識民衆羣體的必要(4)
 - 五、深入有甚作用？(5)
 - 六、化民和民化(7)
 - 七、向那裡深入？(8)
 - 八、舉幾個例子(8)
 - 九、深入後的工作——「三化」(10)
 - 十、結論(12)
- ## 怎樣向民衆宣傳？(13)

- 一、幾點重要作用(13)
- 二、不可犯「三忌」(14)
- 三、不可缺「三要」(15)
- 四、要研究技術(17)
- 五、目前該宣傳些什麼?(18)
- 六、工作人員該怎樣?(20)
- 七、中國史上的例子(21)
- 八、外國史上的例子(23)
- 九、還有幾句話(25)

怎樣發動民衆?(26)

- 一、發動些什麼?(26)
- 二、幾件壞現象(29)
- 三、不要忘了大前提(32)
- 四、要根據這幾個原則(33)
- 五、應有的方式(40)

怎樣組織民衆？(41)

- 一、什麼都要有組織(41)
- 二、有組織和無組織的比較(42)
- 三、民衆和組織(42)
- 四、過去的兩大錯誤(44)
- 五、今後應改正的幾點(45)
- 六、戰時要添上幾個原則(47)
- 七、普遍·嚴密·適切(49)
- 八、抗戰的關鍵(50)
- 九、一件值得注意的問題(52)

怎樣訓練民衆？(54)

- 一、訓練誰？(54)
- 二、怎樣分類？(56)
- 三、該從誰起？(57)

- 四、誰訓練？(59)
- 五、一樁憾事！(60)
- 六、重提一筆——應先訓練自己(62)
- 七、我們的目標(63)
- 八、基本訓練(65)
- 九、幾個原則(67)
- 十、死法要活用(69)
- 十一、平時和戰時(70)
- 十二、三個「要不得」(72)
- 十三、我的所見(73)
- 十四、結論(75)

怎樣武裝民衆？(77)

- 一、武裝精神(77)
- 二、武裝技能(81)
- 三、武裝組織(85)

次目

- 四、用中外歷史証明(86)
- 五、一切組織都該武裝起來(88)
- 六、武裝物資(90)
- 七、三個原則(91)
- 八、四種方法(93)

怎樣領導民衆?(95)

- 一、民衆爲甚要領導?(95)
- 二、領導什麼?(96)
- 三、領導步驟的三原則(98)
- 四、情動・德懷・義激(100)
- 五、順性・因勢・說理(101)
- 六、自我作起(103)
- 七、自我犧牲(105)
- 八、出物・出力(106)
- 九、在允・自動・盡量(108)

- 十、古人是怎樣的？(109)
- 十一、他們又是怎樣的？(112)
- 十二、領導者的資格(114)
- 十三、嗚呼！民衆販子！(115)
- 十四、「謹防販賣」！(117)
- 十五、結論(118)

怎樣喚起民衆

怎樣深入民衆中間？

一、引言

人人都知道沒有民衆是不能抗戰的。抗戰的第一着就要展開民衆運動。但如何展開，人們却很少注意到。

民衆運動本身是實際的「化民工作」，不是形式主義者所講求的表面活動。這層工作，首先要使運動者能「民衆化」；再要使民衆能「運動者化」，然後能使運動者與民衆打成一片，把整個社會由「鞭辟入裡」而「金蟬蛻壳」的全部運動起來，方能收到無所不運，無所不動的奇效。

這種奇效，不是喊口號，貼標語，演演說，做做戲所能獲取的，必須要排開一切「浮泛的」、「空洞的」、「膚淺的」、「虛偽的」、「不合時宜的」的手段，專是現身說法的深深地鑽入羣衆中間去，才會起發酵作用，達到所要運動的目的。

二、現在需要深入民衆中間

從前的人，都說「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以為讀通了書，什麼事都能懂得，辦得，無需乎親自到過，看過，聽過，做過。殊不知這是君主時代，專制魔王想牢籠知識份子，欺騙民衆所造出來的「迷魂湯」，只能行之于過去，不能用來對付已被覺醒的現代民衆。現在的民衆，不單花言巧語的宣傳已聽不進，連臨時的暫時的各種真心誠意的款待都不願接受了，漫說坐在房子裡談運動。

鬼谷子說：「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真是鬼話。做民衆運動的人，若相信不和民衆接近而能瞭解民衆，可以草擬民運計劃，用做木偶戲者幕後拉線的方式而能使民衆一得心應手的動起來，那這種民運工作，我敢武斷說：非完全失敗不可。

做民運工作，不先深入民衆中間，將和民衆有關的一切問題，研究清楚，只是專在高談理論，亂擬方案，乃是「緣木求魚」，瞎子算命，永遠無濟于事的。

三、認識民衆個體的必要

究竟深入民衆中間，有甚必要？可分兩方面說：先說個體方面：關於民衆個人本身的事項，我們不可不有相當認識。例如

性情：各人有各人的個性和情緒，各人的意識和志趣，各不相同。我們不能使杞柳為杯捲，也不能「屈折禮樂，陶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必須用莊子所說「曲者不以鉤，直

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的自然之道，順應民衆的天性去認識它，才理解得到民衆的眞性情。

程度：民衆的知識、能力、深淺、強弱、高低、優劣，互有差別。如不加以識別，「稱其才，量其能，使盡其心以取事功」，而貿貿然用同樣的眼光去看，給同樣的事要它們去做，罕不陷入錯亂之境的。

生活：民衆的生活，大體去看是相同的，實際去分析則兩樣。同一種職業，同一個環境，而生活的意義和作用則完全不同。所謂「樹藝同，而樹藝之道異；負販同，而負販之德殊。」何況衣食住行等等，無一而不隨它本身的其他條件而決定的呢？

痛苦：民衆的痛苦，更是無人不同，無人相同，無人能說得出，說得盡的。我們若非身入其境，處其地，是無從知道的。昔吳季子游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者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問：季子答道：「田園荒穢而不休，雞犬崇高，是以知其國之暴也。新屋惡而故屋美，新墻卑而故墻高，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是以知其國之亂也。」足見民衆的痛苦，是要像季子這般深刻觀察，方能明瞭。

需要：凡人都有欲求，不過民衆的欲求也如其類，是多種的，不是同一的。無論同或異，我們在沒有深入民衆之先，總不能隨便說民衆要什麼，不要什麼。固然，豐衣足食是

一致需要的，輕徭薄賦而一致希望的，貪污土劣是公同痛心疾首，急求除去的，但是分量、素質各方面還是多少有點分寸。

錯誤：民眾的優點，我們固然要認識；而其缺點！尤其是錯誤的思想和行動，更不可不知道。「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是而非的謬誤，尚須糾正；大錯特錯的過失，尤要提醒。這都是非深入莫辦的。

四、認識民眾羣體的必要

民眾的羣體，就是整個社會或團體，我們的工作更不可少。例如：

語言：中國的語言，複雜到無以復加。不單各省有各省的方言，各縣有各縣的土語，甚至于各鄉村有各鄉村的腔調。我們做民運工作，對方言土語雖不應該用，却不可不懂。否則「娘姨」當「阿姨」，「方便」當「大便」，「噯哩咕嚕」當「糊裡糊塗」，豈不鬧成笑話？

文化：「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這只是古代老祖宗傳給後代的說教，事實上中國各地的文化，何嘗完全一樣？東部和西部不同，這流域的和那流域的有別，這山系的和那山系的有差。高原的和海濱的相反，通都大邑的和窮鄉僻壤的，更判若天淵。漢、滿、蒙、回、藏、苗、彝各族都有牠獨立的文物制度，誰也不能在頃刻間，給它化而為一。

習俗：風俗、習慣、宗教等等，同樣的五花八門，光怪陸離。班固說：「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民運的次要目的在移風易俗，故不可不了解各地的習俗。

民生：中國的民衆，什麼都是無知無識，終日埋着頭在過牛馬的生活，受盡諸般被壓迫，被榨取的痛苦，很少有人知道。宋張耒有首詩道：「萬夫餓腹待倉儲，三戶窮民守破垣；疲瘵不堪鞭撻甚，長官對酒且歡娛！」原來「都不識有干戈，羅綺叢中樂事多。」誰還顧到民衆的生活？他們根本忘了國難！

輿情：社會的情形，千變萬化，其中黑幕重重，說不勝說。幾千年的虐政淫威，壓服了有口難分的赤子，使它永遠做奴才的奴才，任何有能力的民衆也不敢將平日所吃的虧，所有的苦衷，向當政者或有力量者陳訴。所謂：「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庭遠于萬里。」「侯河之清」，真不知「人壽幾何」！于是乎民間到處隱伏着「沉冤世世填滄海，不到天翻恨不消！」的積怨，人人喊着「何日見青天」的呼聲！

社會上各種問題，嚴重到了極點，我們再不深入到羣衆中間去，還要得？

五、深入有甚作用？

深入民衆中間，究竟有甚意義？至少限度，應該有下列幾種作用：

第一、作民衆的模範。我們每一個民運工作同志，一經滲入民衆中間，總要使民衆對我們發生好的印象。我們的一切都要變成民衆模範的對象，恰同模型一般，使民衆無時無地不照着我們做。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要化作民衆舉動言笑的準則，最好整個身心完全使民衆當做偶像來崇拜，然後我們做起民運工作來才會發生效力。

第二、作團體的領袖。領袖本來是要具備許多條件的，並不簡單。不過我們只要能把本身站穩，條件都做到高幾寸落木，樣樣都能出人頭地，使這團體沒有我們不能存在，我們的動靜要能影響到整個團體；這時，不期然而然，我們就會無形中變成了這個團體的領導者了。我們一進到團體裡面，就要同磁石一樣，吸得住全體的分分子，使所有分子不能不愛護我們，歸附我們，擁戴我們，然後我們的領導地位，不待爭而取得了。

第三、作社會的核心。我們在任何一種社會裡，要如地心引力一樣，引得住全社會的各個體，使人人都以我們的意志為意志，都來相信我們，無論做甚，都要惟我們的「馬首是瞻」，這才能使民運工作推行無阻。關於這層道理，社會學家柯利說得最透澈，也認為「社會意志」和「個人意志」是一個東西的兩面，不可分離的。不過要想「覺人」，必須要先自覺。要社會羣衆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相互影響和調劑，只有將我的意志和生命化為全社會的核心，除此無他法。

六、「化民」和「民化」

無論是做民衆的模型也好，團體的礎石也好，社會的引力也好，歸納起來，不外乎「化民」和「民化」兩步工作。

「化人」是使民衆同化于我，也即是「化民衆」。鶻冠子說：「鄉曲慕義，化坐自端。」怎樣方能做到這點？這又要先自己以身作則。所謂「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我們居領導地位的人，若本身不正，何能正人？只有由自身做起，才可使民衆潛移默化，而化民的要點，端在「化心」，要將千萬顆不同的民衆的心，化爲一心，這批民衆，方可算是爲我們所有了。否則，「得衆而不恃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雖拼命運動，也沒有用處。

得心之道又怎樣？孟子以爲「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陸賈則以爲「君子尚寬舒以量身，行中和以統遠，民感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能這樣，就夠化民衆的心了，不消別的條件。

「民化」是使自己同化于民衆，也即是「民衆化」。這點最要注意。我們深入民衆，爲要吸收民衆，固不可不先把自身民衆化，但化的方式和實質不可隨便。我們最好能同流而不合污，涅而不淄，外圓而內方，真同古人所說：「大節不苟且，小節出入可也。」簡言之：要入俗，不要超俗，脫俗，甚至于絕俗。如是，必不至引起羣衆的歧視、嫉妒、厭惡、痛

恨。所以民化的要點在「化形」，和前述的化心，恰恰相反。

七、向那裡深入？

民衆的範圍如汪洋大海，民衆的集體如千山萬壑，我們民運工作者不是如佛經上說的一千脚千手觀世音，又不是如封神傳上說的「孫行者」能千百化身，將從何處着手深入？而且一人只會一項技術，不是各種學識都富有的，自然要挑選一門比較專長的，適合于性情的工作去做。這就要劃分出許多場合了。

做農民運動的，就該到農場去，化身爲農民；和農民同生活，同甘苦。做工人運動的，就該到工場去，化身爲工人，和工人同起居，同作息。做士兵運動的，就該到部隊去，化身爲士兵，同士兵一齊出操，一齊作戰。做青年運動的，當然該進學校去；做商人運動的，也當然該進商店去，甚至于該到旅館、飯店、菜館、酒店、戲院、澡堂、棧房、碼頭和其他雜七夾八的體團裡去，做各種適合而需要的民運工作，才配稱爲真正的民衆運動，革命的民衆運動，名實相符的民衆運動。

這裡，我們要特地提出一筆，我們要深入到淪陷區裡去，深入到敵人的後方去住，勿使我們的被壓迫同胞被敵人誘惑和犧牲。

八、舉幾個例子

古今中外多少偉人，從各自優越的環境中跳出，丟開可羨慕，可留戀的安樂生活，直向能完全相反的苦境中，和羣衆雜處在一起，方成功了他們不可磨滅的專業。否則，他們不是生成就是深居簡出的千金之子，什麼都不懂；便是閉着門，讀死書的書癡子，懂得什麼？

在中國，誰都知道多少帝王將相，尤其一班英雄豪傑，都是出身微賤，從社會的下層，爲人所不齒的羣衆中間磨鍊出來的。史冊所載，多至不可勝數。他們的歷史，人們耳熟能詳。此處單就任外國的舉幾個出來做例子：

巴枯寧若不是從貴族的專制的氛圍裡逃到羣衆中間，怎能發動起大衆革命運動，坐上俄國無政府主義的第一把高椅？英國溫文若不是跑到荒僻的鄉村去和羣衆厮混，怎建設得起「紐哈夢尼平等村」？做世界思想社會主義的鼻祖？迦比羅國太子若對那皇帝的寶座戀戀不舍，而不在半夜三更向深山密林中找尋他的羣衆，那裡來的入人深處的佛教，代代流傳不絕？耶蘇所以能使耶教盛行，馬克斯所以能使蘇聯革命，一方面雖由于他們本身的條件具備，一方面還是由于深入羣衆所得的結果。希土之戰，希臘的義勇隊所以特別英勇，竟令土耳其軍官見之胆寒，這是什麼緣故？乃是由于拜倫入了隊伍所奏的功効。十九世紀過到二十世紀的中間四五十年代的俄國社會，到處感到動盪不定，無論工廠、農場、商店、學校、鐵路上、碼頭上。以及各種作坊上，都在震動着革命的空氣，使每一個工作者，都與

奮異常，這是什麼緣故？還不是因為高爾基和列寧這一班革命實行家深入到各羣衆集團中所生的影響？

由此可知要發動民衆，不可不投身到社會的每一場合，不可不攪進每一場合的每一角落去。我們只求能攪得進去，便能發生作用。不用說收集羣衆身如反掌，就是煽動革命，也不是難事。不然，幾個少數人的心且拿不住，別想拿萬衆的心，要萬衆的命。古人說：『傑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歸根結蒂，隨便深入到那裡去，還是要以取得羣衆的心爲第一着。否則，到處碰壁，時刻遭人白眼，我們就想吐出心來推動，也是徒勞無功的。所以我們主張：

『下鄉去！下下層去！到集團去！到羣衆的心之深處去！』

九、深入以後的工作——「三化」

我們深入到羣衆的各種團體以後，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尤應首先注重四件事。就是工作、生活、情感和意識。這四件事須分作「三化」工進行。

第一步：是感化工作。羣衆不能做的事，我們應代它做；羣衆做不好的事，我們應代它做好；羣衆不願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事，我們也應代它去做。羣衆的生活呢，我們應盡我

們的力量，代它設法改善，使凍者得暖，飢者得飽，老者得養，少者得長，饑寒孤獨者有所靠。羣衆如有不平或冤抑的事，應該替它向各方宣達所有苦衷或隱痛，求得共鳴和同情。羣衆的意識，好的應替它發展開去，壞的應替它糾正過來；沒有的應替它補充。總之，伴件事情，我們都應從旁指導，竭力協助，好像父兄對子弟，至親對密戚一般。在「寒者利短褐，飢者甘糟糠」的情景之下，羣衆沒有不被我們感動的。假使我們能爲它解除一切痛苦，使它離火水，登衽席，則我們就變成了它的救星，還有不被我們感化的道理？子思說：「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是一句收集民心的妙論。

第二步：是同化工作。不論羣衆的工作、生活、情感和意識如何，我們既插足其中，就要和它和合一致，打成一片。而且我們應比它更加努力，刻苦，熱烈，堅定。譬如：做工，我們應避輕就重，煩勞不辭。種田，應早出晚歸，不避雨雪。打仗，應「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平日茹苦含辛，過慘淡生活，甘之如飴。視羣衆如視自身，「攻己爾的同情心，該比任何人豐富。這樣，還怕結果民衆不被我們同化麼？前賢道：『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能如此，羣衆和我們照樣完全團結爲一體了，我們的深入就奏了功效。

第三步：是透化工作。即透過一般工作，進行新工作。透過一般生活，促成新生活，透過一般情感，結合新情感。透過一般意識，注入新意識。換言之，就是使羣衆平日的工作

作、生活、感情和意識，都變成了新的，都由我們發動，轉變，樹立，確定；然後我們要怎樣就怎樣，要它動就動，止就止，東就東，西就西，到這種程度，我們的深入才算達到了初步的目的。

等到羣衆一個個都變成了我們，我們所要做的真正工作——組織、訓練、武裝、抗戰，乃至於更偉大的制時代的非常工作，也可以開始進行了。

舉一個例吧：我們進到淪陷區域或敵僞的後方以後，我們不但要化裝而且還要相當的化言論，化行動，受相當的犧牲，假意的奉承敵僞，迎合敵僞和漢奸們的心理，使它們對我們由扭心而放心；而歡心，而稱心，最後竟變了心，和我們同心，倒轉槍頭去殺它們自己的夥伴，反它們的主子，這豈不是我們成了功？

十、結論

總之：深入羣衆中間是要：（一）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二）如掘井引泉，不得泉不止，愈深愈好。（三）如老僧入定，鎮靜有恆，切勿像「銀樣蠟槍頭」，自毀威信。（四）如鑿山穿道，忍受一切艱難危險。（五）如佛入地獄，下自我犧牲的決心。如是，定能不露痕跡，牢不可破，誰也無法動搖和轉變它，現在我們要喊：

「革命的請深入羣衆中間去，拿起鋤頭、斧頭、槍桿、筆桿來！不革命的滾開！」

怎樣向民衆宣傳？

任何事件，光說不做，固然不可；但有的事件，必須要說的，還是要說；否則，便無法成功或不易成功。墨子上有這樣一段文章：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勿言也？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在古代承平時代，聖賢傳道行教，尙需要「言」，何況離亂時代，和敵人鬥爭，怎可無言？怎可不大言特言？「言」，就是宣傳工作當中的惟一的重要工具。

一、幾點重要作用

作戰的勝利條件，固然是有恃于精良的武器；可是，除此以外，其效力等于或超過精良武器的無形的武器，也是不可忽略。

無形的武器，種類也頗繁多，「宣傳」是其中最鋒利的一種。

抗戰一開始，全國各地，乃至國外僑胞，都在風起雲湧，爭先恐後的發動各種宣傳工作，當時某地的宣傳組織中，曾有二句口號：「不會拿槍桿的，都到這裡來！」「各人拿出舌桿，拿桿和其他手來！」所以，那塊地方的宣傳工作，做得特別起勁，特別有成績，差不多老的、小的，連鄉下的婦女、兒童，沒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是「抗戰」，誰是我們的真正敵人的，在那半個月以後。

宣傳的作用，我認爲至少有下列幾點：

- (一) 報道的：使各方沒有聽到的，聽到；沒有看到的，看到；沒有知道的，知道。
- (二) 教育的：使人們不會的，會；不信的，信；不是的，是；不改的，改。
- (三) 領導的：使人們不做的，做；不動的，動；不止的，止。
- (四) 驅爭的：使我方不戒的，戒；不強的，強；不勝的，勝。使敵方不怕的，怕。不弱的，弱；不救的，救。

一、不可犯「三忌」

做宣傳工作，有幾點應該注意的，就是不要犯三忌。什麼是「三忌」？

(一) 忌說謊。宣傳人員，往往因材料缺乏，或爲了激動羣衆，或興奮羣衆起見，便無中生有，杜撰臆斷，宣傳得天花亂墜，像煞有介事的捏造起來，擴大開去，真是「談空說

有夜不眠」，使被宣傳者疑竇以後，不是認爲造謠生事，不值半文錢，遂啓輕視之心，便是無形中受了欺騙，變成錯覺，或走入歧途。

(二)忌空虛。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宣傳，固然要不得，就是「無壁不瀾，無珪不玷」，捕風捉影，滑來滑去，不着邊際，空空洞洞，毫無內容，所謂「真空實空」，絕不說鬼的宣傳，也是近於「談天演，雕龍奩」一類人的做品，容易染指于被宣傳者，同樣要不得。

(三)忌誇大。宣傳比之留聲機的播音，說的怎樣說，看就怎樣播；說些什麼，播的就是些什麼。凡是奇高奇特，不近情理的過分的語句、腔調、姿態，全都不適用，以儘量避免爲是。否則，勢必落到「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凍風吹馬耳」，「舌繁耳聾，不見成功。」欲益反損，徒然枉耗精神和物力。

以上三忌，如能去掉，再加上技術的精良，就不失爲一件優越的武器。古代鐘贊的軍令，將賓王的檄文和諸葛亮的出師表等作品，當時所以能收到相當的效果，後來所以能博得人們的贊賞，道理沒有別的，無非能避去這幾個缺點，實實在在，近情近理，邊說邊做，說到就做到罷了。

三、不可缺「三要」

宣傳工作的必要條件至多，而尤以左列的「三要」爲不可缺：

(一)要普遍。宣傳，根本是一件向外表現的工作，自然需要廣大的對象和環境，以便一再展開領域。爭取預期的勝利。僅僅用一種方法，對一部份人，或在一個場所宣傳，除非限於特殊性質和環境以外，都不妥當。宣傳的一般工作，要如空氣般的流動，被宣傳的羣衆，要使它如被空氣動盪的一切物象一般。換言之：我們的宣傳，要多方面的，要極普遍而通俗的，才能使人人都懂得。

(二)要深入。通常宣傳工作，只是在表面上做個輪廓，很少能用深刻工夫，做到「入木三分」，使被宣傳者個個受着響影。這是一個缺陷。其次，過去的宣傳，十之六七，論地域：只是在都市，沒有到鄉村；論對象：只有智識程度在水平線以上的分子，沒有以下的。今後非得要偏重鄉村，側重廣大的勞苦大眾不可。

(三)要適合。凡是適合環境的，都能成功。宣傳也是如此。第一、要找到對象：對蠶子講道理，對妓女說貞節，何異「對牛彈琴」？找不到一個重心，扼不住一個要點，不能使對方信服，仍舊是等于零。第二、要抓住時間：當宣傳時，即宣傳；不必要時，即一言不發，一字不表。這才適當。「蝦蟆蛙蝈，日夜而鳴，舌乾辯然而不聽。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第三、要劃分空間：到某地，說某地話，做某種工作，要以某地的羣衆能接受。願接受為主。此外，如：時代的要求，社會的情形，當時的情況等等。都該首先認識清楚，面面顧到，才可以開始工作，才不至于收到「聽之藐藐」，

「視之可惜」甚至「令人生厭」，「使我生厭」的結果。

四、要研究技術

宣傳技術，花樣極多，不一而足，要看環境而定。或用一般的，或用特種的，或公開或秘密，或隨時隨地用同一種技術，或同時同地用多種技術，方法不妨多備，變化却不可有。當變而變，謂之「死宣傳」，不當變而變，謂之「宣傳死」，都不妥當。

所謂一般技術，就是一般的文字、圖畫、講演、戲劇、歌詠等等，平常爲羣衆所習見習聞的方式。這類技術，全是普通性和全體性的，最好用極通俗的手段表達出來，使它「大衆化」。

特種技術，多半是局部的或固定的方式，特別觸目驚心，爲人們所不嘗見嘗聞的。如呼喊隊的呼喊，送征隊的送征，化裝隊的化裝，各式各樣的雕塑和建築物，足以使人一見心酸，再見腸斷，一聽髮指，再聽血湧；或以假當真；或變真爲假，總以誘警爲要素。

公開技術，即前述可以流之各方，公之于衆的集會、遊行、廣播、宣言、演講、遊藝等等一般宣傳是。這種宣傳，目的在頗徧滲染、廣泛灌注，求得最大多數的羣衆。

公開的技術，成爲司空見慣，不覺希罕了。秘密技術，才算是宣傳中的「上乘」。它不單是絕對避免顯露，儘量隱藏，而且假戲真做，現身說法，採取細胞分裂生殖的學理，混

進羣衆中間，實地的幹起來。例如：要向農民做有效的宣傳工作時，就要親身到農家去做僱農，在田間大肆活動。其他如要向工人、軍人、學生宣傳，都應按照當時當地的情形，設法進行，始能收到特效。

總之：日的一樣，手段不同，格式一樣，巧妙不同，死法全靠活用。

五、目前該宣傳些什麼？

宣傳的大要既如前述，目前抗戰期中，我們應該宣傳些什麼，這現急待解決的問題。不消說，下面幾點是宣傳的焦點：

第一、抗戰的意義。應使全國民衆和各國人士明瞭：這次我們和暴日作戰，不可視同普通的戰爭，乃是在「實逼處此」下，爲着求生存，被迫而發動，並非如侵略者之出于甘願的。所以它的意義是：次殖民地對帝國主義，弱小民族對強暴民族，國際被壓迫階級，對壓迫階級，民主主義對法西斯主義和平陣綫對侵略陣綫的反抗。總括一句，這是「真理」向暴力，人類向野獸的搏擊，是整個世界在轉機期中從黑暗掙脫到光明之境的途程上的必然的演變。

第二、抗戰的前因後果。我們既知道這次的戰爭是萬萬避免不了了，就用不着悲愁，惶惑和憤慨，只須把戰爭的起因、演變及其前途，用科學的頭腦，根據事實和歷史，一一

忠實的分析給各方。不誇張，也不掩蔽；不悲觀，也不樂觀；原原本本的揭發出來，盡布開去，使舉世咸知即可。

第三、倭寇的殘暴。倭寇這種滅沒理性的野蠻兇狠，簡直超過猛禽惡獸，非筆墨或言語所能形容其萬一。找遍人類歷史，沒有比牠更殘酷，更陰險的了。我們若不把牠和盤托出，恐怕全世界人士，誰也不會想像得到。反至被牠蒙騙，信以為真，除非親眼看見。中國古代的大兵法家尉繚子說：「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倭寇今日的橫暴，是不是比盜還要狠千萬倍？

第四、我們自己應有的努力。最要緊的，莫過于：一、切實團結，各黨、各派、各階層、各民族，絕對禁止互相猜忌，攻擊和牽掣。二、有錢的速出錢，有力的速出力，有物的速出物，須儘量做到先公後私。三、同心協力，拼命保衛各重要地區，不使落入寇手。四、設法變暴寇的後方為前方，使牠無所措手足。五、截斷寇所佔領的各交通綫；破壞或搶回寇所佔領的重要據點。這都是我們應該做到的至低限度的工作。

第五、國際的動靜。各國對我和對寇的態度，我們要密切加以注意。誰是我的友，誰是寇的友，誰肯真正的表同情于我，誰還在模稜觀望當中，誰是我推一的助手，誰是我未來之仇，這些多少要使大衆有個概念。

第六、前途勝利的把握。譬如止下一致的必勝心理之確立，犧牲決心之立定，前線軍士

碎，不作瓦全的意志之堅決；以及效法過去法國的大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前年西班牙政府軍的堅苦奮鬥，這一切都可算作長期抗戰足操勝券的佐證。

此外，如倭寇本身及其國內的各種弱點，和我們在抗戰開始以後所得的各種教訓，也該擇要向外傳達，藉收「知彼知己」之效。

六、工作人員該怎樣？

宣傳卜難 做一個革命的宣傳家就難了。歐洲各國！尤其德、法——到戰時，都特設一個機關，專門訓練宣傳人才；足見宣傳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擔任的。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宣傳工作人員，理想不可過高，只要求它具備幾個必要條件以達成必要的任務就夠了。

戰時的宣傳工作人員，不比平時，無論精神的、物質的各方面，都較平時要艱苦，所以必須：（1）要民衆化：即深入民間，過克苦耐勞的生活。（2）要教師化：即深入社會，抱誠懇再愛的態度。（3）要戰士化：即深入戰區，有勇敢和犧牲的精神。除這三點外，還應有推理事事的智慧、隨機應變的機警、冷靜的頭腦、敏銳的眼光、流利的口舌和犀利的筆鋒。

宣傳員在抗戰時應負的任責，至少該做到：（1）激動各民族、各階層羣衆，共起密切

養手，抗戰到底。(2)感化貪、污、土、劣、痞、棍、流氓乃至漢奸、匪徒一氣起來衛國。(3)鼓勵失陷地區內的民衆，拚命掙扎絕不投降。(4)指點僞軍反正；說服倭國人民和僞軍官兵，使它厭戰，反戰，甚至於倒戈相向。(5)感動同情我的友邦人士，使它更進一步的切實助我；改變各祖國人士的心理，使它們也轉而助我。(6)煽動被寇征服的各民族民衆及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一致起來抗日反帝，爭取各自的平等、自由、獨立。還有一件事，我們切不可忽略的，就是：宣傳應和組織、訓練、武裝和運用等各種民衆運動工作聯繫起來，才能發生偉大的效力。

光是向民衆宣傳，而不去組織民衆，這種宣傳便等于說書或演劇，過時即忘，很少會起作用。若光是宣傳而不去訓練，也一樣沒有多大意義。最好，我們一面宣傳，一面就給被宣傳者發動起來，武裝起來，這種宣傳，才能得到事半功倍，不至落空。

我們隨便舉出歷史上的幾個例子來，都足證明宣傳工作之必不可少，尤其是在戰爭期中，更其是在反壓迫，反侵略，反法西斯和反帝的抗戰時期，我們千萬不可漠視宣傳，視同「走江湖賣膏藥」一般。

七、中國史上的例子

先由中國說起：最早時代，我們的老祖宗，就有注意到這步工作的重要的，不過沒有

宣傳的名目罷了。例如：

司馬法上載：『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改民志也。』這是借誓師之義，而得宣傳之實。又如：「塗山之會」、「葵丘之會」、「岐陽之蒐」、「靈宮之朝」、「召陵之師」、「踐土之盟」等等，或借朝會名義，或詔詞田獵，或乘盟約機會，一面暗中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一面宣布「不恪」者的罪狀，表明不得不用兵討伐的苦衷，並藉以將其各種情形告知各方諸侯，使他們回去轉達給民衆，引起民衆注意，或激動民憤，而便于發動。這都係堂堂正正的公開的宣傳。

伍員在吳市，佯裝乞丐，邊乞食，邊吹簫，暗中便兼做宣傳工作。陳涉起兵時，佯裝「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用「四面楚歌」擊敗蓋世英雄的項羽，又用「三章約法」收拾人心，奪取了全國的統治權。這些是秘密的或種種的宣傳。

魏秀將起兵時，他的宗室和豪民，先散佈「新室當廢，劉氏當興」的謠言，黃巾賊發動起兵時，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黨在甲子，天下大吉！當時用白土在京城，寺門和御碑窟窟的牆壁上，遍寫着「甲子」字樣。這都是謠言或標語的宣傳。

吳王夫差準備向越報仇的時期，令朝臣每天當他進出宮門的時候，高聲呼喊道：『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恰同我們現在集會以衛的喊口號一樣。這種還提長安之田。

做市上歌呼：「不奪爾商戶僱費！不稅爾閭架除陌！」藉以收買當時最有勢力的商人階級。這都是口號宣傳。

黃帝命岐伯作短箫統歌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漢唐各代都用軍樂補助宣傳。漢高祖的「大風歌」，薛仁貴唱的「定天山」歌，柳宗元的「涇水黃」歌，這都是音樂或諷歌宣傳。

鄭包胥乞師秦庭，七日七夜，勺水不入口，秦國卒獲他的號泣感動而出師。毛先生以三寸舌，強于百萬之師。」名顯戰國。蘇秦、張儀的合縱連橫，說得各國諸侯，洵洵不可終日，他們或在站壇上，或在樽俎間，替國家宣傳，博得友邦的同情和援助，寧子騶騰子疆場，這都是國際或外交的宣傳。

辛亥革命之前，若沒有中山先生和一班革命先導到處大聲疾呼，專制政府是萬難推倒的。北伐時代，革命軍固然是革命的，但是，若沒有如瘋似狂的宣傳陣拚命的搖旗吶喊，恐怕不會也那樣順利。如「五四」、「三一八」、「討袁」、「護法」等各次的運動和戰役，若不是宣傳工作做的得當，國家也早已無可救藥了！

八、外國史上的例子

在外國，宣傳更佔重要工作的一部。例如：

滿國大革命時，「自由」、「平等」、「博愛」志士的口號和標語，到處聽得到；看得見。

盧梭的「民約論」，確實喚醒了當時的羣衆，爭先參加革命。

上次歐戰時，德國政府特地在華盛頓大使館內設立一個宣傳部，選派要員担任宣傳工作，一方面牽製美國的輿論，一方面煽動工人罷工，阻止軍需品的製造，或破壞其交通工具。但是，德軍却受倫敦宣傳局的宣傳，和西部戰綫將士的「和平主義」之鼓吹的影響而失敗。意大利呢，偏又被德國「敗北主義」的宣傳所擊潰；衣松蘇一役，人馬武器和土地的損失，不可以數計，內閣也因此坍了台。

蘇俄大革命時，領袖列寧，專用「土地、自由、和平」做口號，竭力叫當時被壓迫的無產大衆，起來爭取「麵包」和「人權」，畢竟推倒了沙王，成立嶄新的蘇維埃政府。一九三八年，號稱第一號蘇維埃宣傳家——「芬蘭邊境的革命警犬」，也即蘇聯外交委員會主席——日丹諾夫，組織了一個簇新的「宣傳煽動部」，專是負責黨和政府的宣傳工作。所以，蘇聯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瞭解主義的，沒有一個不知道國家的動態的。

德國的宣傳大家戈培爾，最富有煽動的才幹，他當希特勒將有非常事件發動時，必擬具一個出人意外的驚奇的宣傳方案，幫助軍事和政治工作之成功。墨索里尼曾稱讚他爲「宣傳之王」。

上次波蘭當危急存亡之際，其領袖蘇特斯基拼命宣傳反德，全國人士竟爲他感動，羣起投軍抗戰，結果獲得獨立，復興國家。

土耳其復國運動的成功，軍事力量只佔百分之六十，其餘全靠宣傳工作做的充分。總觀以上各例証，宣傳之足以改變國人視聽，轉移國際態度，直接間接協助軍事和政治，其效力確不在少。

九、還有幾句話

宣傳的重要，誰都明白了，只有一件事，稍不注意，即將受到莫大影響，會使全功盡棄的，就是反宣傳。

反宣傳往往在無意中替敵方做了耳目，當了間諜或宣傳員，而還不自知覺，這是相當危險的。凡是不顧前後，不知彼己，不覆按事實，不推敵情理的和自相矛盾的宣傳，統會變成反宣傳。長他人勢，喪自己威風。所以古人對於反宣傳者的處分，也罪在不赦。『嘗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惑其衆者即處罪）……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足見反宣傳若出于有意，便等于倒戈，漢奸，未可等閒視之。

怎樣發動民衆？

盧溝橋那次震天動地的鑼鼓，敲醒了中華民族沉睡兩三百年的迷夢。論理，全國民衆都應該自動的自發的，一致起來向敵人拼命，在這京、滬、平、津、蘇、杭等各重要都市都已經相繼淪陷的現在。

乃各地事實告訴了我們：民衆還躺在冰上，睡眼朦朧地在回憶夢中景象，聽了戰鼓和戰號的响聲，還當作是寢室外孩子們在戲弄，不久會停歇的。這自然是憤恨不了他們，無法使他們起來的。

民衆們所以還如醉如夢的在過着平常生活，原因不在他們本身，我們姑且一段一段的分開來說。

一、發動些什麼？

抗戰一開始，少數有識者，便會揭發起四個大字：「發動民衆」，以後逐漸逐漸地傳佈到各地，民衆自己也有了一部份認為有發動的必要。究竟發動些什麼，却成了大問題。因為發動的事項沒有確定，對象沒有認清，所以大家都走頭碰壁，不知所措。發動的人自身沒有弄清楚，被發動的羣衆，自然無從做起。

我的意思：發動民衆的事項，應該分兩方面去做。

第一、我們要民衆發動起來，政府就要首先發動，至少限度，下列這幾條是事關生靈死發動時：

- (一) 開放政權，刷新政治，剷除貪污，大赦政治犯，殺撫土匪亂流。
- (二) 廢除苛捐雜稅，竭力開源節流，開發天然寶藏，振興固有工業。
- (三) 整頓雜色部隊，充實民衆武力，加強地方自衛。
- (四) 改革教育制度，切實訓練國民，從速消滅文盲。
- (五) 公開社交，解放輿論，積極展開民衆運動。

這是說明的什麼？就是說：要想發動民衆，除非先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社會等等各部門首先發動起來，才談得到其次。管子說：「朝不貴經臣，國不服經俗，民不務經產。……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法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確是名言！

第二、政府的一切，已經發動了，民衆敢不發動？我們對民衆的要求，不要過苛，責備不可過嚴。民衆雖愚，總比鹿家好些，大難到了，誰真不知道要保家須先保國，國得保，身才有所托庇？現在國家既如風雨飄搖中的破屋，民衆已變成危巢中的卵，只要發動者發動得法，誰不願意做下述三件事？

(一)出錢：錢是抗戰中的經濟命脈，民衆理應竭力負擔，自動輸將；我們雖盼望不興「有私用貨財，供給軍之索求，使百吏敬肅」，個個都如寶嬰和李牧用私財供軍費，但像卜式和弦高那般豪舉，我們當國民的確實不可不效法。

(二)出力：力是腦力和氣力的總稱，是抗戰中的第一個要素。有人力，才能想出其他辦法，解決一切問題。民衆林林總總，總不外乎勞心和勞力的兩種人。抗戰的需要，拿鐘敵彈藥的人固然第一需要；而計畫作戰，辦理政治及其他文化事業的人，同樣需要。古人建築一座「靈臺」，尚且靠「經之營之」的「庶民政之」，才得「不日成之」，何況偌大的戰爭，民衆怎可以不竭智盡能，自動投效？勞力的羣衆，固不應惜其力而百計逃避，勞心的智識份子，更不應「以毋分役相稱」。執干戈衛社稷，宗周將亡，誓不恤緯，古之婦人孺子尙知舍身爲國；憂國忘家，我們現在如不肯拿出心思才力，盡量流汗流血，怎說得過去？

(三)出物：物的範圍很廣，什麼都可包括在內。我們但求有利于戰事，有補于救國，不論土地、房屋、家具，都應該慷慨應徵；最好盡其所有，自動捐助。

民衆能做到這幾件，國家的財力、人力、物力，便一切都有了補充。所以古人說：「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入。」這完全繫于如墨翟說的：「有力者疾以助入，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救人」的原理當中。

一、幾件壞現象

在抗戰開始以後，短短的幾個月當中，許多地方的民衆，發動是可算得發動了，可是弊端百出，不勝究詰。每到一地，問起民衆來，差不多很少不搖搖頭，認爲「冤枉」或「失望」的。自幾處地方的民衆，甚至因此激成變亂，大有將對外變成對內之概，能夠吞聲忍氣，不作反抗舉動，件件接受的，總算是好民衆，有成績了。因此，層出不窮的痛心現象，不斷的在各地演出，概括來說，不外乎如次三種：

(一)胡幹蠻幹。凡事要得法，才能收效。民衆無知，驟然間要它做這做那，自然感到不慣和不舒適。「登高自卑，行遠自迤」，我們要先從簡單易行的事情教它們做起，使它們不覺到困難，且覺到有意義，有興趣，然後逐步逐步的由淺入深，由簡至繁，自然不會引起反感。譬如抽征壯丁，我們要好好的說給它們聽，好好的勸它們愛國，不要硬派強征，活捉活拿。演成「石壕吏」和「折臂翁」等篇中所描寫的景象。民衆非木石，那有規避、偷逃，怨恨和反抗的道理？前賢道：「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懂羣衆心理，沒有領導方法，只是擺起官架子，板起老虎面孔，管自己做去，那你縱使有天大本領，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結果還是落得個精疲力竭，徒勞無功！再如非驢非馬的游藝隊，招搖撞騙，游而不擊，抗戰不足，騷擾有餘，這都是令人引爲莫大憾事的！

(二)不付代價。在這時候講「代價」，本是不應該的，但是我們要瞭解：民衆力量小，見識淺，他們祇是顧到眼前，不管將來，你要他們去當兵，必須給他們一些報酬，顧到他們的家庭，他們才甘願出門。現在「八九」的地方，當局只管派兵抽丁征兵，而對子被抽征者的父母妻子們的生活，完全置之不理，這是不懂得「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離其土者，有數以至焉」的道理，莫怪民衆願坐待敵人之來而不願去背鎗桿；願陪他的妻女姐妹在家裡等待敵人來幹，而不願出去拚彈藥。否則，「親戚政黨之所在也，田疇富厚足居也，鄉黨宗族足懷樂也，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罰儼可畏也，賞明足勸也，有發怨于敵人也。」民衆怎麼會袖手旁觀，不替其赴趨難的？

(三)不講公理。離亂時代「公理」二字，本來也是談不到的。不過在政治還沒有汗流紊亂，法律還能行使的現在，同是站在民衆的地位，發動者對待它們，應該是一視同仁，無分彼此。乃事實上，各地不管辦理殺政地瘠，發動民運也好，總是到處表現出昧公說，不公平。例如募救國公債或其他款項吧，有錢的人，終很少依法負擔，勞苦民衆，倒如癩狗，踴躍應募。兵役也是一樣，有權勢者的豬親狗眷，個個都能緩的緩，免的免，普通老百姓，總非應征不可。還有更可痛心的：勞苦大眾出了力，還要出錢，官僚士劣及其親戚走狗們，不單自己不出力，還要用別人的力；不單不出錢，還要「貪」錢。這還算得是有心肝的人麼？又如節約運動：有地位者不妨照樣盡吃盡化，老百姓却不可不連大便也熬在

肚子裡當飯。像這種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行徑，配不做發動民衆的領導者？「我愛其子，人亦愛其子，我保其家，人亦保其家，互相愛，而互相保，天下國家休矣！」故曰：「臺樹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就爲的不公不允之故。

(四)假公濟私。「抗戰升官」、「抗戰發財」，這兩句話，差不多要成爲一班視抗戰同買賣般的「抗戰販子」們的口號和標語。這一班販子，平時升官發財的野心，如火如荼，無機可乘，如今碰到了這千載一時的好機會，自然要把它的三頭六臂本領，盡量使勁。今天組織什麼團，隊，明天開辦什麼班、所，招兵買馬，網羅徒子徒孫，拍電報，登報啦，宣傳啦，捐募啦，活靈活現，好像真的在做救國工作。誰知孫悟空肚裡自有打算，掛與方買假藥，造成了自己的勢力，發到了橫財，還博得了政府的嘉獎和民衆的稱贊，一舉兩得，何樂不爲？記得前人有一段名論：「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各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成衆，士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真是概乎言之！這班敗類，專幹趁火打劫的勾當，心如虎狼，行同狗鼠，所謂：「竊異室以利其室，賊人利其身。」簡直是和土匪合流，和貪污士劣無分，豈不是冤枉了百姓？

至於那更狠心的，還要利用政府的法令和權威，動即對自己平日所仇恨或嫉忌的人，加以「漢奸」或「反動」等罪名，置之死地，凡是過去對內時尚不肯輕用的手段，現在倒一切搬出來試用，這樣「公報私仇」，「借刀殺人」的毒辣做品，請問是否號稱發動民衆者所應

該採用的？

三、不要忘了大前提

發動民衆，本是件艱鉅的非常工作，不是像唱高調耍把戲的人們所慣弄的玩意。民衆之可以發動不起來，發動了以後，所以變成了亂動，妄動甚至於反動，這都是由於發動者沒有認清幾個前提。自然難免不是「緣木求魚」，就是「得魚忘筌」。發動者自身還在五里霧中摸索，怎好要別人去發動，從何發動起？

抗戰是要出力賣幹的，不是光動嘴巴就行。即使光動嘴巴，也要費精神。肚子不得飽，精神便無法提起，沒有精神，命且活不成，還有什麼事可做？一人不得生活，一人失了活力，一家不得生活，一家失了活力；一地方的民衆不得生活，整個地方失了活力；推而至于一縣一省乃至全國，人人都急着謀生活，終日惟衣食而圖，那有工夫和餘力顧到抗戰的大事？縱使熱血沸騰的民衆，一時激于忠勇，舍了他的家庭骨肉，置妻子的啼飢號寒於不顧，索性的奔赴戰場去投軍，也只是他個人的力量，他的父母兄弟還是不會跟着去上前線的。所以節約救國是至理，不吃飯救國是騙人。政府現在必須「薄賦斂，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使民衆得「養」，才能使民衆「起來」。否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棲棲遑遑，到處哀鴻嗷嗷，你到那裡去號召羣衆？要誰來共同抗戰？「厚其父母妻子

，勸賞畏罰，此戰陳之士，可與持久」。吳起真懂得帶民的道理。所以養民第一。

解決了民衆的生活問題，僅僅是起碼的工作，生活以外的各種福利，政府也不可把它置在腦後。政府叫民衆起來保衛地方，保衛國家，就要自己首先保衛民衆，使它們一個個都得安居樂業，不受土匪的擄掠，土劣的蹂躪，貪污的壓迫，才能一心一德的爲公家出力。康誥說：『如保赤子，雖不中，不遠矣。』中庸也說：『子庶民，則百姓勸。』假使『盜賊不勝，邪亂不正，疆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衆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絕望于其上矣。』到了民衆對政府絕了望，發動自然也無望了。所以保民第二。

各方面不去踏開百姓，軍隊不殃民，官吏不虐民，民衆不受任何損失，固然是要緊。但許多地方，表面看來，政府是盡了保護之責的，而其實則民衆日夜在愁眉蹙額，吞聲飲泣着。爲的法令滋彰，要求過多，下級行政人員，只顧上，不顧下，尤其是一班起碼的新與小官兒——保、甲長，因爲要去逢迎鄉鎮長，做自己的成績，就把民衆當作工具，隨意亂要，縣府沒有抽丁，他們偏說要抽，縣令只抽十名，他們偏加倍的抽；可以緩役的，他們偏不准緩；急役的，反得免役。省府沒有叫民衆捐什麼款，縣府編假造「聖旨」，勒令出捐；縣府限期一月繳的款，鄉鎮長偏要勒令提前半個月付清。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弄得民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這樣，怎能做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

使「一夫」？民不能「使」，卽無法發動它。故要發動它，必先要「安」它；要安它，必要設法勿使它離亂。三略上說：「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富。」所以安民第三。以上三點，是最要緊的大前提。這三點做到以後，還要想法使民衆富起來，強起來；發奮起來。總之，件件都要顧到民衆，不要忘掉發動的本位。換言之，要發動民衆，除非「愛」民衆，大學上說：「慈者所以使衆也」。又說：「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兼愛主義者墨翟說：「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則天下治。」究竟怎樣愛呢？他就主張：「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呂尚說的更好：「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善爲國者，驅民如父母之愛子。」惟有這樣，才談得到發動民衆，才可以着手做發動工作。

四、要根據這幾條原則

我們明白了「救國必先養民，護國必先保民，定國必先安民，要民衆愛國，須先愛民衆」這個前提以後，其次就要研究發動民衆的幾個必要原則。

「物有本末，專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發動民衆而不遵照幾個一定的原則去

做，我斷定他是必無成功可言。若變更這個原則，甚至完全背道而馳，則其結果必使民衆咨嗟愁恨，怨聲載道。民衆不幸真的變成了這般模樣，那一切都完了；還發動什麼？所以下列幾個原則，是千萬不可忘掉的。

(一)由己及人 很多古人教人做事，總是逃不出「先修其身」，自己的身修好了，才可以教人修。自己的一家做到了，才可以叫別家做。大學上「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的「絮矩之道」，和中庸上「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確是凡事要從「以身作則」做起的至理名言。現在許多一班所謂發動民衆的領導者，自己不肯出錢出力，偏要別人傾囊倒篋，流汗流血；自家做的統是損耗精力物力的事，偏說人家不知爲國打算；這究竟是誰愛國？誰不愛國？莫怪發動者在台上說，被發動者，在台下啞；他在前頭走，大家在後頭罵。所以發動民衆而不從本身和自家以及自己的親戚做起，結果只有失敗，休想成功！

(二)由上到下 前面的由己及人，是指人和人間的關係而言。這裡的由上到下，是指所處的地位言的。這條原則可再分爲三條：從居上位者到居下位者，從有權者到無權者，從官吏到平民，都要從「身體力行」開始。『未有上好義，而下不好義者也』，『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禁勝於身，則令于民』，『御民之善，在上之所貴』

；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惡；諸如此類的古訓，引不勝引，沒有一條不是不可以給現在發動民衆的人們作指南針的。『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隨便舉幾件歷史上的紀載，都可作證：『楚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渴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至于宮女，則餓死者更多。這是一個例子。『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其臣皆弊羊之裘，章以帶劍，練帛之冠。』這又是一個例子。可見只要在在上者能夠發動，在下者沒有不奉行維謹，惟恐不及的。又如『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爵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真是有『草上之風必偃』之概。所以齊桓公因『宮中七市，女閭七百』之故，遭國人非議。到了身死之後，陳屍出虫，無人顧問。這也猶之紂王的虎賁三千，兵甲百萬，等子無人一樣！至若戰國策寫『齊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被殺，賈入市中呼：『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這也是官吏發動民衆的一個例子。

(三)由近及遠 這條也有三個意義：第一、從前方到後方。凡是接近火綫，或在敵人的勢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的地區，都算是前方。在這種地區內的吏官和民衆，應該首先發動一切，只要與抗戰有利，不必等待命令。在前方的官民發動了，在後方過平靖日子的，被良心所驅使，自然不由不發動，不許不比前方的更要加緊。第二、從小事到大事。譬如敵

人國內目前施行的動員計劃當中，連咖啡館、娛樂場所和茶室都加以注意，不許用女招待。對貓、狗、兔、鼠這幾種動物，也要求民衆不可給牠們亂殺亂吃掉，因為牠們的皮可供許多用途。禁止女生用電燙髮；規定警察和海軍文官職員得穿木屐或草鞋辦公；這樣小的問題，敵國政府都在留心探討，其對作戰計劃的周密，可想而知。第三、從平常到非常。非常時期的一切舉動，都要靠平常時候準備定妥，試驗純熟，臨事時才能從容應付，不至手足無措。太平御覽載：句踐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於是蹈火而死者百餘人。句踐始命令退止。十年教訓，卒復大仇，實可給發動民衆者當模範。

(四)由有識者到無識者 知識階級是有聰明的頭腦、明確的認識、堅強的意志和相當的能力的，對於利國福民的事業，理應首先發動，理應犧牲個人，以救大衆，犧牲家庭以救國家。倘使知識分子也同樣的在醉生夢死，嬉遊沈湎着，不先憂天下之憂，勞天下之勞，則無知羣衆本來是天生西瓜腦袋，什麼叫做國家，怎樣算是抗戰，一切不管，便不可責怪它了。惟有發動者還要被人發動，這怎能不令被發動者大喊冤枉？所以，高調不要多唱，理論不必多談，實幹，快幹，好好發動要緊。從前德意志舉國排英，未餘遺力，所有教師、牧師、講師、文人、藝士，一致奮起，分頭呼號奔走，畢竟激動了民衆的反英情緒，異常猛烈。普法戰爭時，德國有一位窮學究，當時自費遊歷全國，到處宣傳，民衆被他喚醒的，不計其數。其他如拜倫一類文化界權威者的自動向政府或軍隊投效，担任發動民

衆工作的事蹟，史不絕書。自命爲優秀分子的有閒階級們，請問你們：發動了什麼沒有？

(五)由有產者到無產者 資產階級平日「衣必文采，食必梁肉」，養尊處優，只管自己一家，不問國家民族，十之八九都犯個人享樂主義的病，很少注意到國計民生問題。就是注意到，多半也是專爲自己打算：怎樣可以千田加萬田，怎樣可以發財還升官，怎樣能夠建立自己的事業，取得支配和榨取的優越權。至對於發動民衆抗戰這回事，或許還認爲正好給自己造機會。于是乎便儘量利用「衣牛馬之衣，食大碗之食」的勞苦大衆，而自己則躲在後面，逃避責任。勞苦大衆雖則有的是汗和血，忠肝和義胆，自會知道殺敵救國，可是眼着面團團的豬羅們躺在沙發上談發動，花天酒地代抗戰，心裡難免有點不服。意有不誠，就要影响到行動，所以發動民衆，必須要先發動有產者，尤其是關于出錢方面，非累富戶首先拿出不可。最好這個責任，完全要有產者去擔當，不要分到窮民肩上，然後窮民才甘心出力，不至有怨言。

(六)由國民黨到他黨 目前所有各黨各派，全部團聚在一個政潮，一個領袖的指揮之下，本已無分彼此，對於抗戰，負有同樣的責任。國家興亡，大家有份。不過，歷史和當前的事實是這樣：中國國民黨始終是站在領導地位，替國民在執政，各黨各派雖則携手合作了，却總不能不聽國民黨指揮，惟國民黨的馬首是瞻。國民黨要大家怎樣做，大家就要怎樣做，國民黨沒有許可的，大家就不得進行。這不是明明證明了國民黨是站在司令台上

執司令的旗幟是什麼？所以這次的抗戰，國民黨應抱着夏禹王『濟濟有衆，威聽朕言……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的態度，庶幾各黨各派有所準繩，絕對不至有『責任忙着卸，權利搶着爭』的可痛現象發生！假使國民黨的同志們，出錢不比別人多，出力要比別人少，殺敵不爭先，退兵不殿軍，不樹立一個榜樣給人看，怎能使大家不起懷疑，由懷疑而成隔膜？詩經上有一句句子道：『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希望國民黨的同志們，毅然決然地爭先，而且切實的負起發動民衆的責任來！

(七)由漢族到僮族 中國國內各民族，原來也是同一個老祖宗，同是中華民族，猶之乎兄弟姊妹，同是一家人，苦樂禍福，應該相共，義務權利也應均分。但，也因爲歷史和數量的關係，漢族終居老大地位，其他各位兄弟，一向是站在兩旁，幾千年來，漢族便無形中變成了家主人。曆來弔民罰罪的權責，都由漢族在執掌着，各族都情願接受領導。例如書經上記載着說：『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就是證明漢族是應該做先頭部隊打衝鋒的。抗戰開始以後，漢族發動的人力物力固佔主要部份，回、蒙、藏乃至番、苗、僮等各族，也先後用出了不少力量。西北各省的回族同胞和西南各省的苗僮各族同胞，編練新軍，準備大量犧牲，情緒更加緊張而熱烈。這個原則確已做到。

題。

懂得了發動民衆的前提和原則，民衆就不難發動了。最後要研究的祇是發動的方式問

五、應有的方式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大致可總括成下列幾種：

- (一)組織：是要把民衆集合起來，分派工作。
- (二)訓練：是要把民衆教訓好來，擔當工作。
- (三)武裝：是要把民衆打發出去，實行工作。

關於這三個方法的理論和技術各方面，應有比較周詳的說明，姑且留待有空閒時分別給它專寫一篇，貢獻給同胞們作參考。

怎樣組織民衆？

一、什麼都要有組織

宇宙間的事事物物，沒有一件沒有組織的。沒有組織，便不能成其爲事物。宇宙的本體，便是個最大的組織體。而組織宇宙的一切物體，統是大組織體中的中小組織體。

就天體說：太陽和其他各星球是組成天體的機體，各種軌道是組成天體的機構。

就地球說：水、土、石等各種礦物是組成體，而重力、自轉、公轉等便是組成法。

就植物說：根、幹、枝、葉、花、果，縱橫脈絡，消長榮枯，均有一定的佈局和次序

就動物說：蟻能屯，蜂能聚，魚有隊，雁有陣，狼有羣，各有各的團結方式，各類各的團體而生活。

就人類說：無論何種職業，都是在無形或有形中組織成的。雖像盜賊這種不正當的結合，也必須有了組織，才得活動。何況是一個偌大的世界，有着如許芸芸擾擾的衆生，沒有組織，還能成其爲世界？成其爲人類？

組織的特點是在把相同或相似的東西，在相同的效用或目的下，結合成一體。例如人身生理上的筋肉、神經、皮膜等組織，便是由同一種形質和作用的許多細胞相結合而成的

。否則，不會成爲如經緯般的有條理，無法保持牠縱橫交貫而不亂。

二、有組織和無組織的比較

同是一個物體或一件事物，有組織的和沒有組織的，組織好的，和組織壞的，兩兩比較，一定是前者優而後者劣；前者容易推動而後者諸感困難；前者成功多而後者失敗多。同樣拿類似前述的物象來比，原始時代比不上後代的進步；土匪比不上軍隊的有辦法；所謂『烏合之衆，不堪一擊』；『蓬萊亂草，無風而披靡』；泥沙的鬆散，三合土的結實；這都是最顯著的證明。

因爲：有組織，卽有：（一）固定的重心，（二）活躍的靈魂，（三）妥善的計劃，（四）適當的行動，（五）鉅大的力量。也可以說：有了組織，卽有重心；有重心，卽有靈魂；有靈魂，卽有計劃；有計劃卽有行動；有行動，卽有力量。否則，無目也，無的也，不是無頭無尾，無手無足，無從活動，便是三頭六臂，七脚八跳，胡作亂爲，莫衷一是。所以，無組織，居萬人如一人，有組織是一人敵萬人。若以之與敵國抗爭，誠如張儀之言：『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何等雄偉？

三、民衆和組織

民衆和國家的關係，猶比細胞之於人體一般。細胞和細胞組織起來，才成爲人體；國家也全靠民衆的組織而成。中國一向被外人譏爲無組織的國家，原因就在於民衆無訓練。民衆無訓練，還是由於無組織。

民衆之所以無組織，過不是在於民衆本身？『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民衆何嘗沒有組織？『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衆何嘗真的散漫無秩序？祇因當組不組，當織不織，便把好好的民衆，弄得不成樣子，直到現在，「民衆」二字，竟被許多人目爲不祥的名詞！

本來，組織民衆是要把無秩序，無意識和無團結力的民衆，分別的組織成有規律，有目的，堅如鐵，韌如膠的強固的集團，朝着共同的目標，國家和民族！前進，這在任何一種革命進程中，都是佔着重要部份，是民衆運動當中的第一件重要工作。

不過，有幾件事須先注意：（一）民衆的組織意識如何；沒有的，須設法使它存；有而不豐富的，須使它豐富起來；豐富而不堅強的，須使它堅強。（二）民衆的組織欲求如何；想藉以改善自己的一切的呢？還是想用以幫他人的忙的？想藉以爲少數人造福利的呢？還是想用以謀大衆的幸福的呢？錯的應給它改正過來，對的應使它實現。（三）民衆的組織能力如何；不會組的，教它組；不懂織的，導它織。譬如：會如何開，案如何議，計劃如何擬，如何實施，如何活動，如何聯絡；統要事先加以指點，訓練，引導。譬如治兵，吳子說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其城守，欲降其醜者，聚爲一卒。」用這樣組軍的方法來組民，不適切也適切了。

四、過去的兩大錯誤

不幸的很！一般自號爲負民衆運動責任的人們，對於這件工作，故意歪曲理論，抹煞事實，糊塗而狠心的拿民衆當工具來玩弄，其最大的錯誤，敢剖之如次：

第一、錯誤目的：他們以爲民衆反正是和豬羶、馴羊一類，儘可「欺以其方」，叫它怎樣，就不敢不怎樣。不妨把它組織起來，便於「顯指氣使」。那組織的最大作用，自然不外乎：（一）當爪牙，造自己的勢力；（二）當招牌，撐自己的門面；（三）當本錢，做自己的生意；（四）當前鋒，打自己的出路。有了民衆，搖旗呐喊也好，同惡相濟也好，助桀爲暴也好，逢迎上官也好，沒有不百發百中的。用這樣心理去組織民衆，在近十幾年來，可說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幾乎十之八九都是出發於「利用」，歸宿到「爲己」。

第二、錯用方法：過去一班所謂民衆領導者，對於組織民衆所用的方法，統是不外乎：（一）臨汲掘井：平日用不到民衆，卽置民衆於不問不聞；一旦用着民衆，就手忙腳亂的馬上給它組織起來。那時不管民衆需要不需要，懂不懂組織的道理，只管憑自己的意思做

去。(二)忘了訓練：組織民衆和訓練民衆，是相輔而行，相助而成的一個東西的兩面。他們只把民衆組織起來，而對於訓練一層，完全不加注意，這裡除少數確實因為「不知」而不是「不行」的以外，大多數還是因為「不願」，並不是「不知」。其中縱使有一部份人是注重訓練的，可是訓其所訓，非我之所謂訓，練他的練，不是民衆所期求的練。因此，越訓練越壞，越練越不行，結果，有組織還不如無組織。(三)亂組瞎練：組織民衆，是一件相當繁重的事，而不是兒戲。他們偏偏叫一班本身尙待組織的嘍囉們去負担這個責任，自己光是開口，動動筆（有的連筆也不動），這怎麼能使民衆信服？何況組織以後，這班嘍囉們只會作威作福，利用民衆，而不會其他；民衆始終不是全是豬、狗、牛、羊，拆穿了西洋鏡，便一錢不值，信仰完全掃地了！這種組織，還不是有等於無？

五、今後應改正的幾點

既往不諫，來者可追。能覺悟到過去的不對，便該從現在起，虛心接受人家的批判，作如次的澈底改正：

一、應認定前提：組織民衆，原來爲的：(一)民衆自身：因爲民衆如一盤散沙，彼此隔離，沒有聯絡。爲要使他們打成一片，發生堅強的團結力，互謀自身的幸福，所以需要組織。那組織並非爲某個人，是顯然的道理。(二)爲社會大眾：社會所以不安，民衆無組

織也是個主因。爲要使社會各方面得到合理而有力的維持，並向着安甯的公共大道進展，所以需要組織，那組織並非爲某派某系的少數人，也是不易的定理。(三)爲國家民族：各個民衆自身和社會大眾，固然需要組織來改善和保證；但最終的目的，還是爲的要使整個國家民族，獲得進步和繁榮。否則，「東夷需千裘，西戎需百穀，各共其類，聽命于三五會首，以相抗禦。」這是返于古代野蠻的部落體統，又何貴乎有組織？

二、應顧到實際：凡事唱高調是沒有用的，必須要「實事求是」。組織民衆，首先要問民衆需要什麼，次要瞭解民衆的生活怎樣，再要注意民衆的力量如何。如農民所需要的組織，自然不合于工人，如果強要工人也去參加，便不單不會收效，反要被害。又如民衆連肚子也不得飽，那裡還有心去談組織？所謂：「爾食我亦食，爾衣我亦衣，奈何使我飢寒爲爾計」？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再如民衆多半都是窮而且愚的，你如果要它們天天去開會，或要它們去募捐，或硬用高深理論去強它們接受，這都叫做強人以所難，不合邏輯之至。我們必定要在民衆的願望中，實實在在的替它們想出有效的辦法，切實的指導它們，幫助它們去做，而又要爲它們的力量所能及的，這才合理。所以不適合民衆的需求，不改善民衆的生活，不增加民衆的能力，都不足以言組織。

三、應改變方式：最重要的是：(一)組織者必須離開主動地位。祇可于事先加以智識的灌輸，事實的講解，而不宜于臨時充任指使者。尤其是千萬不可讓官僚、土豪、劣紳、地

痞這班敗類混進來發號施令。我們必須讓民衆自己去發動、自由去進行。使它們的體力可儘量運用，意見可儘量發表。有會議它們開，有案讓它們議，有議讓它們決；組織者止許站在旁邊作公正而誠懇的指導和貢獻，絕不可用主觀強好客觀，用權力壓倒民意。(二)必須由下而上，由外而內。就是要先組織真正「民主」的下級，然後進而組織「集權」的上級。底層既固，頂層自穩。重心定後，才能展開其他各部。「未有築屋不先奠基，製衣而先裁領者」。這話最好給組織民衆者以棒喝。(三)必須深入民間，將自身民衆化，「揭下紳士面具，跳出同路人的心來」，某大革命家明明指示出組織民衆者應拿它的和藹態度和熱烈情感去向民衆諄諄善誘；切忌坐在洋房或汽車裡，神氣活現地呼奴喚婢似的對待民衆，徒使民衆望之而却步。

六、戰時要添上幾個原則

現在，全民的全面抗戰，不斷的在激烈展開，兩三年來，各戰場上的事實告訴我們，屢次失敗，不是真的由于武器太差，更不是士兵欠勇，完全吃了民衆無組織的虧。所以這時期中的民衆組織，除了前述三點應注意政正外，還應加上左列幾個原則。

(一)普遍 就是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貧、富、貴、賤，族無分漢、滿、蒙、回、藏、苗、瑤，無分男、女、老、幼，智、愚、賈、不肖，都應該一齊起來，分頭進

行，協同動作。前方民眾固然要有組織，後方尤其不可省。通都大邑固應儘先組織，窮鄉僻壤也應趕快組織。住在重要地區或機關的自然要組織，即伏在街頭巷尾和衙堂裡的，也要組織。擴大言之：三教、九流、販夫、走卒、娼妓、乞丐，統統要加以組織，最好能達到無地無組織，無人無組織，才算是普遍。

(二)嚴密 光是普遍還不夠，還要嚴密。就是每個組織構成員間，須有極密切的聯繫，各個組織間，各個組織和各機關及軍隊間，都要作密切聯絡，務使堅如金鐵，韌如橡皮，水浸不濕，火燒不爛；又如「常山蛇」一般，首尾腰腹各部都有反應的敏感。這樣「外禍自無由入，內奸亦無由生」。敵人雖有精良武器，也不敢深入我內地；漢奸縱想出賣天良，也無法可使了。假使各團體各自為謀，各份子人自為戰，那有組織等于無組織，普遍也落了空。至於民眾組織在這非常時期，不可和平時比，平時可以隨便些，通融些，這時只有努力進行一條路。不容易組織的也要用苦幹硬幹精神給它組成；無法組織的也要設法組織，而且要格外緊張；千萬不可顧彼慮此，徬徨猶豫，現出鬆弛情形。此外，指導要適當，運用要靈活，這時候尤其在戰區的負責者，同樣的要特別注意！

(三)適切 就是要適時，適地，切人，切事。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對什麼人，什麼事件，按照實際環境和情況，去發動什麼組織，恰同醫生對症下藥，才有功效。否則，你要急烈的，它不敢來參加；你要緩慢的，它不感興趣；你要擴大，它要縮小；你要公開

，它要秘密；南轅北轍，牛頭不對馬嘴，是決組織不成的。縱使勉強組成，也必仍舊如過去那些有名無實的一樣，有何用處？抗戰時的任何組織，都該一當十，甚至一當千，變成非武裝的軍隊，攻到任何地方去，保衛任何地方，才不落尋常組織的窠臼。

七、普遍·嚴密·適切

究竟普遍、嚴密、適切到何種程度，有具體申述必要。

普遍的組織，是要把全國的市鎮、村落，一律變成網絡般的地域。使各階層民衆，各人至少要參加一種組織，除過老、過小和疾病殘廢，確不能工作的以外，誰也不可不是組織的成員。十八世紀末葉，法國當大革命時，被普、奧、英、荷諸邦聯軍所圍攻，名城馬因、要隘康特、海港杜龍，統在兩個月內，相繼失陷，巴黎朝夕可下。民族英雄噶爾諾，主張全民抗戰，首先把全國男女，一齊組織起來，而擇其中勇健的壯丁，組成一支生力軍「法蘭西人」。這支新軍的支隊，小隊到處密佈，村村爲堡，步步設防，敵愾同仇，舉目都是戰士，抗戰的情緒，緊張到無以復加。結果，竟反敗爲勝，法蘭西大陸上，依然招展着象徵平等、博愛、自由的三色旗。足見普遍組織力量偉大之一斑。

嚴密組織，是要把民衆的組織強化，強化無他道，只求有鐵的紀律就夠條件。通常的組織所以發生不出什麼作用，即因缺少剛性的紀律之故。假使具有軍隊那種紀律，這個民

羣組織就自然能軍隊化了。詩經說：『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易經說：『師出以律，否，臧凶。』前句是表示帥行所至，鷄犬不驚之意。後句是說兵出當有號令節制；否則，雖善亦凶。尉繚子的人君必勝的十二道如「連刑」、「地禁」、「全軍」、「開塞」、「分限」、「死士」等等，都可作組織民眾的參攷。民眾組織如能強化到和這種有紀律的軍隊一樣，才配參加抗戰，配稱戰時的民眾組織。

適切的組織，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民眾的心。我們但求怎樣能使民眾起來抗戰，樂於犧牲，即用怎樣的辦法去組織它。這樣的組織，必然是迎合羣眾的心理和要求，穩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的。錢亦石說：張角確有他的長處；第一懂得組織的重要。他『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備具秘密會黨的雛形。他當時組織的手段，就以利用民眾迷信心理，以符水治病為名，到處吸引廣大的無知農民。他的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吸收到羣眾竟有數十萬。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的民眾，莫不響應。可見他的組織計劃之適切。我們現在組織民眾，若也能把握住民心，何患民眾不羣聚畢至？

八、抗戰的關鍵

此次抗戰，能否得到勝利，全看全國民眾能不能一致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能不能一

改過去的弊病，普遍而嚴密而積極的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和軍隊協同動作而定。此次我們的抗戰，說透徹點，是超意識的神聖戰。不止是軍隊和軍隊的戰，國家和國家的戰，實是民衆和民衆的戰，民力和民力的戰。民衆怎樣才能發生力量？我的回答：『唯一的只要靠民衆組織。』

前年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一段文章：『抗戰的勝負，不僅取決于兵力，尤取決于民力。……民衆如沒有組織性，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

蔣委員長說：『民衆的組織，比什麼武器都有用，民衆現在已經起來了，我們有了不可抗力的抗戰武器。』

朱德將軍也曾對戰地記者說過：『軍隊和民衆，不可片刻離開，他們！民衆！如果有了組織，便能夠處處給我們以莫大的助力。官兵受了傷，他們自動會來替我們抬；橋樑道路壞了，他們自動會來替我們修；我們要什麼，他們就會送什麼來。我們最可恨的是漢奸，他們早已捉到了放在我們面前。平型關等戰役，便是頂好的例子。』

抗戰不可缺少民衆組織，民衆組織的有無和好壞，關係于抗戰的前途至切且大，由前述各種理論，可以完全證明了。

可是，環觀全國各地，民衆是否一律有了組織？已經參加了組織的民衆，是否都能隨時隨地擔當抗戰的任務？協助軍隊的有多少？協助政府的有多少？互相協助禦侮的有多少

？恐怕誰也不能作圓滿答復。這點，凡是有組織職權者，都應反躬自問，認爲尙未盡到最大的責任和努力，不能不引爲憾事！古人云：『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之丘墟。』又云：『萬民坐視敵至國危而不救，惟各爭保其家胥，由于官吏然也。』這種情景，實比軍隊「見敵而怯走」還要危險！

民衆若沒有組織，自然，一切與抗戰有關的事情，全都無從舉辦。即使能辦，也斷定無好成績，說不定有時還會得相反結果。所以，要求抗戰勝利，必須首先好好組織民衆。

九、一件值得注意的問題

抗戰更需要組織民衆，是盡人皆知的；不過，世事往往是矛盾的。譬如說，某人把民衆組織好了，目的純粹是爲的救國，偏偏有人爲了某種作用，加以猜忌，便指東活西的詛陷它是什麼組織，爲的什麼。主管機關不加深究，也就信以爲真，命令解散，甚至加發起人以罪名，予以逮捕，羈押，強迫逼供，累到舉家惶恐，親故不安。這類事件在抗戰前，到處都有，舉不勝舉。

殊不知凡事不可多疑，既疑它，當初即不當准它組織；既准了它，就不該再疑它。准它又疑它，結果還是阻止它，這只是替小人摧殘君子，「助魔鬥道」，使親者痛，仇者快，何苦來哉！太公云：『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其實，當局有

的是權力，民衆有的是生命，民衆如果真有不誠不正的組織，當局儘可於得到確實證據以後，處以應得之罪，民衆非神仙，怕它做甚？

何況組織若真嚴密，紀律若真嚴明如軍隊，還有何顧慮？若拿古代的「伍制令」和「兵令」，現在的「連坐」等法規來組織民衆，使民衆共同遵守，上下左右相保，相結，相聯，真是「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焉能以干令相私者哉？」能如是，誰敢起野心？誰敢有不正當的組織？

否則，「狐狸之，狐捐之」，欲民衆共起抗敵，而偏阻撓民衆組織，何異欲上樓而去梯，欲渡河而毀舟，怎有結果？古人云：「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答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邊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歛，則雖有資，無資矣。」這都由于民衆無組織，所以一切皆無法舉辦。組織民衆已迫不容緩，只恐不違反抗戰，不是漢奸，都該讓它們自由的趕緊組織起來，切不可加以懷疑，阻撓，摧毀。

怎樣訓練民衆？

訓練這個名詞，在古代謂之「訓」、「教」、「導」，這種工作的重要性的，不在政治之下。世界各國，「政」「教」二字往往聯用在一處，即表示政和教是一個體系的，是並重的，是有密切關係的。書周官：「仰惟前代時著，訓迪厥官。」詩大雅：「四方其訓之。」吳子：「昔之圖謀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潛夫論：「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司馬光：「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西諺也有：「無教不成政。」未受訓練的國民，不是政治動物。」「欲強其國，必先正其教。」的說法。

有訓練，就有學習。訓練目的在教人學習，「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人必須學習，才有進步，才會變化氣質，增進能力。如今物質文明日新月异，若不是時時學習，處處練習，怎能應付得了千變萬化的環境？我們現在所以把「教」和「養」、「衛」視作同樣重要的施政方針，也即由此之故。

一、訓練誰？

組織民衆，原來爲的是要訓練它們，要訓練它們成爲「銳不可當，堅不可破」的武裝的或非武裝的勁旅。沒有無組織的民衆而可施以訓練的；也沒有有了組織以後的民衆，不加

以訓練而可以運用的；更沒有受了訓練的民衆而發動不起一致抗戰的力量來的。

這裡，有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要首先解決，就是訓練誰？是不是把所有民衆統統給它訓練？我的答復是：只要是個人，是個活人，而沒有無可醫治的疾病的人，統可以而且應該給它訓練。

試想：蠢如豬、狗、牛、馬、駱駝、象，猛如獅、虎，小如鴿、蜂，尚且可以訓練，何況是萬物之靈的人，那有不可訓練之理？我嘗說：世無廢物，也無廢人，「有教無類」，只看我們能否運用罷了。法言有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申鑒：『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爲堯舜矣。』所以娼妓可訓，土匪可訓，乞丐可訓，殘廢者也可訓。總之，世無不可訓之人，國無不可練之民。再換說一句：世無不應受訓之人，國無不應受訓之民。王符說：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可見任何人都要經過受訓練這一階段，才可使用。

不過我們在訓練時要先把受訓練者類別清楚，然後訓練起來，比較容易。譬如練兵，要分步、騎、砲、工、輜等各兵種；又如心書的「擇材」，曾別材爲六類；六韜的「練士」，

則劃士爲十一等，各聚爲一徒或一卒，因材施教，才易奏效。否則，『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胡亂訓練，必難成功。

一一、怎樣分類？

受訓練者的意識、能力、環境等等，千差萬別，我們應給它照左列各條件分別訓練。

(一)職業：三百六十行各種職業的人，都要加以訓練，這是毫無疑義的。『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其他非智識民衆，更非訓練不可。不過各有各的意志、學識和技能，假使強迫它們在同一集團裡受同樣訓練，勢必七嘴八舌，不相謀合。『農人四季忙，商人一年閒』；『士藉筆硯糊口，工藉斧斤養體』；單是生活即完全兩樣，漫說其他，怎麼可以合併訓練？古人農隙請武，工餘受業，『不强勞力者以學，爲其一家所托命也。』是經過研究而然的，並非不管三七廿一地來胡捏亂拉。

(二)階級：階級是一向就有的：『高低懸殊，畛域判然，不可強小以爲大，強貴以爲賤』。『繡衣錦綬，端笏而睥睨凡庶，勢便然也。』怎麼可叫『皂隸與台與公卿並列』而不『遭叱咤之威，俯首莫敢仰視』之苦？無產大眾對那面團圓，腹便便，眉飛色舞的大人先生們仰視且不敢，若把它們併爲一道受訓，是不是要窮人的命？『富囚以窮因爲僕，達官貴人以氓黎爲芻狗，自古伊然，于今爲烈？』同是犯人，尙劃分出這樣鴻溝，遑論其他地方？

誰說榨取者和被榨取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可混爲一團？

(三)年齡：老頭兒愛靜，小伙子愛動，中年人愛半緩半急；合得他來，合不得他。生理的變化是自然的演進，若說老的和小的可受同樣訓練，何以老太婆看不慣小孩子打虎跳？小女孩不願嫁給老公做妻子？物各有性，人各有情，如今把半死半活的五六十歲的老人和如龍似虎般的一二十歲的青年拚籠施教，是不是反了常？

(四)性：民衆性能的差別，更是各如其面，非詳加查察，不易甄別。『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善惡若麇聚一處，善的罕不被惡的所同化。其次，『猿猴善攀登，魚獺善泅沒』能力不同的人，固然不是絕對不可混合，却總以分開爲妥。(五)其他：如地域、種族，能分則分，否則，倒可『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雖說『人一方有性，性，州異。』倘能好好訓練，也能使之化而爲一，所謂『教成俗』。至于男女的性別，除不得已非分不可的以外，都不妨混合。

三、該從誰起？

這問題——「該從誰訓練起？」應該人人都理解的。凡事都該「以身作則」，訓練何能除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訓練也就該從本身做起。孔丘說：『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

？先之于身而已矣。『苟悅說：』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本身者不先受訓練，而專要別人受訓練，這等于自己不做，專叫別人做，何解？世上很多人往往專批評人家沒有受過訓練，我倒要請問你：你受過多少訓練？你受過那種訓練？你受過幾年訓練？老猴笑小猴的屁股紅，不知自己的屁股更紅，可憐！

還有一種人，不願自家人受訓，而偏強迫別家人去，又是何解？自家兒子的屎是香的，別家兒子的屎是臭的，自家人是寶貝，別家人是豬、狗，天下豈有此理？『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不能治家，焉能治國？明達人偏不明此道，達此理，可惜！

再有一種人，真是主張要貧賤百姓去受訓，對富貴的就十分勉強它。難道貧賤者該做工具，富貴者不該不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家既公認這話是名言，何以單責之于貧賤的匹夫，而饒了富貴的匹夫？事實在面前：一鄉、一鎮、一村、一里裡受訓的壯丁，無錢無勢的人有多少？有錢有勢的有多少？我敢說：前者掃數都是，後者則鳳毛麟角，百不得一。

至于任何訓練當中，有智識或智識高者總比無智識或智識低者佔便宜，有地位者比無地位者舒服，民比官苦，低級公務員比高級公務員苦，差不多比比皆是。這種訓練邏輯，我們可不知道是從那國發明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話已過了時，只有由有知到無知，由官吏到民衆，順水行舟的做去，才是真理。尹文子說：『上之所以率下，

乃治亂之由也。』

所以，我們主張訓練的次序是要：（一）由己及人，（二）由官及民，（三）由富及貧，（四）由智及愚，（五）由上及下。若反而行之，必不見諒于民衆，不能使它心服，必難有成。

四、誰訓練？

訓練的對象，前節已經說過，只要訓練得法，沒有不可教的人。而訓練如何方能得法，這自然要要求到訓練者身上。因為『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民衆因學識或能力不夠，才需要受訓練來補充。訓練者便是教師、技師、牧師一類人，理應具備充分的條件：才夠資格。譬如教師，自己不懂，怎能教人懂？自己欠遜，當然無法使人通。又譬如神父、法師，勸戒人們不可嫖賭，不可吃酒肉，而自己却偷偷的狂嫖濫賭，大吃特吃，這樣，不論教徒、非教徒，誰其信之？再譬如帶兵官，必先自身『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然後可以教士兵耐寒暑。『出隘塞，犯泥途，』必先自身『下步』，『服力』，然後可以責部下受勞苦。楊雄道：『誹謗之學，各習其師。』訓練者的一言一笑，一動一靜，件件都足以影响到被訓練者，所謂『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訓練者的資格，我們不作過分要求，只求具備下列幾個條件就夠。

（一）品性：思想純正，心懷坦白，忠實、負責、熱誠，能耐勞，肯吃苦。

(二)學識：具一般科學常識，有特種專門研究。

(三)能力：精明、幹練，有計劃，有決心，敢作敢爲，說到做到。

由具有上列資格的人來負責訓練，誰不願接受，誰不五體投地的信服？

如果不幸而將訓練之權，落在一班貌孔孟而行跼蹐，口仁義而心虎狼的敗類手裡，則被訓練者不是成了工具儘被玩弄，就是如牛如馬，任憑宰割！所以，凡是『不學無術，闖于大理』和奸詭陰險、居心叵測的小人，以及老朽昏庸的老腐敗、世故太深的老奸巨猾們，統統不可讓它們負訓練之責。因為它們本身尙待受訓練，可用什麼來訓練別人？

五、一樁憾事！

抗戰軍興以後，各地愛國男女，蜂擁似的爭起投效報國，于是乎魚落貓口，多少投機分子本着他生平的機會主義，一個個搖身一變而爲革命者，恬不知恥的收容羣衆，大施訓練，大做其升官發財的老生意。這種人不是一個不辨菽麥的門外漢，就是一知半解、僅僅一點皮毛的「半桶糞」。不是尙在喃喃學語，黃嘴未褪的毛頭小子，就是像馮道一類的『無才無德，癡頑老子』。不是半人半鬼如山海經上所載的人面獸，專在作惡；就是文不文，武不武，似文似武如封神傳上那類怪物，善于作威。不是『破落戶』想藉此再顯身手，重撐門面；就是『暴發戶』興高彩烈，想乘機一步登天。紅樓夢上有一段文章：『丫頭們聽見

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腳都忙着拿出來。」正可以拿來形容這種敗類得到訓練機會時的醜相！

糟了！太糟了！好好的愛國民衆，純潔青年不幸而投入吃人野獸的懷裡，任牠去拉拉長，捺捺扁，搓搓圓，捏捏尖，胡七八糟的被侮辱，蹂躪，不能自主。真如朱熹說的『少閒用處多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因此，訓不進的也硬要去訓，練不好的，也強迫去練。什麼叫做「適宜」、「妥貼」、「需要」，敗類們那個懂得？即使懂得，也不願理睬。

養鳥的只會教鳥兒玩，做猴戲的，只會教猴子戲。除了用從老祖宗學得的一套老把戲轉教別人以外，請問：還懂得其他什麼？這還算是勝人一籌了的。至于一班根本什麼都莫明其妙的壞蛋，也搖搖擺擺的站在教導位置，貿貿然以訓練自負，且大言不作的評長論短，像煞天下只有它是訓練能手，好不知恥！不懂教育辦教育，不懂軍事辦軍訓，天下滑稽之事，莫過于此！莫怪結果弄得『童牛角馬，不古不今。』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訓練所以沒有成績，只有敗績，原因就在此！

可惜一羣天真猶在的赤子，一入牢籠，即同虎落平原，狗落大海，無論性情、意志、身體，一切都被強姦，十之八九全變了質而不自知。莊子齊物論有一段比喻最恰當不過：『祖公賦孝，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

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被訓練者之易被敗類們的詭譎訓練所欺騙，也是如此！若被訓練者的能力或學識在水平綫以上，必能看破「繡花枕」，或了解葫蘆裡的藥，絕不會受愚。不然，羣魔騰舞，氣餒萬丈，民衆們祇有做犧牲品，沒有別的。

六、重提一筆——應先訓練自己

照上面說來，訓練民衆不難，難在訓練者自己身上。再重複的說：訓練者要有訓練別人的資格，自己要先作一番反省工作：我的思想配麼？我的學識配麼？我的能力配麼？我的胆魄配麼？我的品性配麼？我的態度配麼？我沒有私心麼？我沒有錯誤麼？總之要再讀幾年書，再受幾次訓練，先把自己訓練好了以後，才可以去訓練民衆，不然，民衆是無知的，你教它叫就叫，跑就跑，這是戕賊，不是訓練。

所以訓練民衆時最忌：（一）言過其實；（二）言不顧行；（三）專說不做；（四）能說不能做；（五）專叫民衆做，自己不肯做。倘使這樣條件失信於民衆，訓練還不如不訓練爲好。愈訓練，愈使民衆懷疑；愈訓練，愈招致民衆的惡感。等到民衆失了信仰，那一切都落了空，訓練不特無益，而反有害，這在負責者不能不注意的！

過去的民衆，未嘗不受訓練，但，成績怎樣？死不死，活不活，說它們不懂吧，又是懂得一點了；說懂了吧，還是沒有真懂。當文的用，欠文；當武的用，欠武；反來覆去，

祇配當私人的走狗。這是被誰害了的？還不是上了那班混蛋的當？混蛋們口口聲聲說是領導民衆革命，訓練民衆衛國，殊不知其內心和嘴巴完全兩樣，革什麼命？革老百姓的命罷了！衛什麼國？衛自己的洋房、汽車、姨太太罷了！可憐我忠厚的民衆，在甘言蜜語的圈套裏，枉受了反動的教訓和束縛，我們只聽見鎮長、鄉長、會長們可以隨意指揮民衆，沒有聽見民衆從他們那裏得到絲毫權利。什麼主席、委員，都是發號施令，負民訓之責者，請問：到如今，民衆訓好了沒有？練好了多少？抗戰抗了好幾年，各地民衆自動協助作戰的有幾個？願意犧牲一切以爲國用的有幾個？祇聽見漢奸備路，奸商滿市，這是當年混蛋們訓練的成績！

好了，某省是模範省，某縣是模範縣，今日事實告訴我們是怎樣的？祇有天知道！

七、我們的目標

胡子說：『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什麼舉動都該有個「目的」，走路有走路的目的，說話有說話的目的，沒有目的的走，叫做亂走，沒有目的的說，叫做亂說。訓練民衆自然應擇定一個真確的目標，使民衆有所理解和遵循。譬如說：我們大家要一齊武裝起來，究竟爲的是什麼？爲替某派人打某派人呢？還是爲替國家打敵人？又如：我們要捐

出錢來，究竟捐給英勇受傷了的同胞的呢？還是捐給揩油主義之無恥者的呢？我們都要事先加以詳細審察，澈底認識。認定了，那我們死了也甘心，捐了也願意。否則，若爲個人，爲少數人，爲狐羣狗黨，就不是我們民眾所應受的訓練。

這時期的民訓目標，無疑的是：（一）爲社會大眾；（二）爲整個國家和民族；（三）爲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總之是爲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在目前，若狹義而切近點說，就是「要反抗倭寇的侵略」，「要反抗倭寇到死爲止」。

既認清了目標，凡是和我們同目標的，我們都要和它聯合，都是我們的友。否則，若幫助倭寇，直接間接予倭寇以便宜，于倭寇有利的，全是我們的仇。對個人如此，對團體如此，對國家也是如此。換言之：我們要教民眾認識誰是漢奸，誰是賣國賊，那一個團體是反動的，那一種人是民族革命的罪人，那一國是我們的友邦或未來的敵國，分別引起民眾仇視或親愛的情緒，讓它們自己由感想而憤慨，而痛恨，而切齒怒目，而磨拳擦掌，才算收到了訓練的效果。

其次，我們要問：究竟想把民眾訓練成什麼？無疑的，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

（一）小言之：1. 要使它成爲像樣的人——現代人，不跑上時代前面，不落在時代後面（與其落後，毋寧過前）。2. 要使它成爲標準的國民——善良國民，「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仇。」3. 要使它成爲愛國份子，以報仇雪恥爲職志，復興國家爲己任。4. 要使

它成爲勇士、義士、烈士、取義成仁，赴湯蹈火，甘之如飴。5. 要使它成爲民族英雄，爲國家增光，爲民族流芳。

(二)大言之：1. 要使它變爲新國家的創造者，把這破碎的國家重建。2. 要使它變爲新世界的創造者，把這陳舊的世界改造。

這樣，我們的訓練，才不冤枉。

八、基本訓練

民衆訓練，是廣義的訓練，因範圍較廣，故所需材料也較多。但大體和狹義的學生訓練及其他各種特種訓練相似。民衆的基本訓練，也無非在：指導民衆作各種活動，養成它的善良習性，充實它的知能，鍛鍊它的身體。簡言之：(一)關於精神的，(二)關於學術的，(三)關於體魄的。用通常教育術語說，卽：「德育」、「智育」、「體育」。

訓練的材料——課目——是被訓練者的食糧，食糧的多寡和好壞，影響被訓練者的生命和前途，極關重要。恰「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劉向說：「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墨子「素絲」的教訓，誰都認爲至理名言。訓練所取的材料，實不可不慎！

精神訓練，卽道德訓練。道德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根本要素。人沒有道德，不成其爲人。

，民衆缺乏道德，不配爲民衆。小自吃飯、穿衣，居住、走路，統要有道樞，大至治國平天下，全靠道德。禮記道：『民知尊養長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精神訓練最重要的是「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四維」——禮、義、廉、恥。忠經：『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孝爲百行先』。『仁』和『愛』，是宇宙間一切的重心。『更是儘人皆知。』『信，國之寶也。』『民無信不立』。『和』，平是處世之本。『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沒有一件不重要的。現在我們更要用這種種道德鼓勵民衆的「志」和「氣」，使它奮起抗戰，尤爲要緊。吳子：『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鬥，氣奪則走。』尹文子謂：『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弑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這也是一個別開生面的精神訓練。

學術訓練，用在民衆方面，該是技術的訓練比學理的訓練重要。因爲民衆所迫切需要的是普通應用的技能，而不是理論。像除奸，斥候，修路，運輸，構築工事，破壞工事，救護，掩埋，炊事，縫紉，宣傳，捐募等等都是。不論前方或後方，都應全般懂得，而且

會做，才可以一致發動起來，增加抗戰力量。

精神的基礎訓練穩固了，學術和體魄兩種訓練使都不難進行而收得事半功倍之效。

九、幾個原則

訓練的食糧有了，再次就要講究訓練的幾個原則，——精神的和行動的。

(一)精神方面：現在我們民衆所欠缺的還是這方面。前面已說過，精神是基本，基本如果不健全，一切組織和訓練都是枉然。精神是靈魂所寄托，無靈魂的人是「死人」，無靈魂的國便是「死國」。所以訓練的原則，首先要着重這點。其最重要的是：

1. 理解欲求——要使民衆能自動的找尋「真理」。
2. 服務觀念——要使民衆去除利己心，激發利他心。
3. 互助心理——要使民衆能做到「人」「我」不分。
4. 義勇精神——要使民衆能見義勇爲，見危授命。
5. 犧牲決心——要使民衆舍得丟棄財產、家庭和性命。

因爲我們的民衆，一向被老祖宗們的腐舊思想所遺染，整個頭腦石膏化了，加上不良政治的束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結果一代代傳下來，都變成了「愚民」。什麼叫做「理智」，什麼是「真理」，它們百分之百都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土劣起來了，不知道剷除

貪污到來了，不知道反抗。偶然得到一點小便宜，便會受騙，而心滿意足。歷來民衆的盲從，妄動，胡鬧，瞎捧，都是由於沒有理解力，缺乏理智的頭腦，認不清真理之故。今後我們若要使民衆個個都能夠分是非，辨真假，改樸人云亦云，人動亦動的舊行徑，脫去隨聲附和，與衆浮沉的壞習慣，只有從第一個原則先着手。

有了理解力，什麼事情都會自動的知道分寸。那服務的觀念，互助的心理，義勇的精神和犧牲的決心，都自然而然的很容易做到了。第二、三、四、五各個原則，不過是一種程度之差，訓練時不妨逐步實施，務期其完全做到，庶幾舉國無坐待亡國之民，更不至有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了。

(二)行動方面：精神訓練倘能條件做到，行動訓練便不難了。其最重要的是：

1. 機警——要如貓犬一般的靈。
2. 果決——要如斬釘截鐵一般的堅。
3. 敏捷——要如風馳電掣一般的快。
4. 勇敢——要如與虎搏鬥一般的猛。
5. 齊一——要如影隨形一般的合作。

行動的訓練如此，精神的訓練如彼，若又說民衆發動不起來，不能爲抗戰之舉，這再不能怪民衆，還是怪負責訓練者，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中山先生當年曾說：『有不可教

之官，無不可教之民。」是證明民衆之所以如一盤散沙，始終團結不固，完全是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訓練所致。

十、死法要活用

訓練的方法極多，概括起來，仍舊不外兩種：

「死法」：1 教導；2 示範；3 規勸；4 獎勵；5 刺激。

「活法」：1 試驗；2 演習；3 實習；4 研究。

「訓」和「練」完全兩樣，是一件事情的兩種活動方式。訓是「被動」的，練是「自動」的。訓是「注入式」的死法，練是「啟發式」的活法。訓是呆板的遲滯的，練是靈動的變化的。不過「訓」與「練」一法，還是要互相運用，單訓不練固不成，單練不訓也不夠，練雖比訓要緊，總要混合使用，比較妥些，因為民衆的能力始終有限。

訓練時，要把各種複雜的對象劃分清楚，這在前面已詳細說過。各種分子既具有不同的性質，自然訓練的方法也要如醫師醫病般，分別對症下藥。訓練學生和訓練士兵不同，訓練民衆又和訓練學生或士兵不同。訓練學生若用訓練士兵的方法，一天罵到晚，動不動下猴拳、熊掌、腳踢、鞭打，一定訓練不出好學生。訓練民衆若用訓練士兵的方法，更敢担保非失敗不止。

所以，訓練工人是一種方法，訓練農民又是一種方法。對婦女有婦女的訓練法，對兒童有兒童的訓練法。無論是口頭也好，文字也好，個別也好，集體也好，相互可，輪流可，花樣百出，無所不可，總要分組別級，而且因時，因地，因人而異，隨機應變，全在能把死法活用。切不可如趙括之「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說句笑話：若訓練子用歌詠，訓練子用圖畫，固然誰都知道不成。但是，現在竟有許多自命為民衆的訓練者，每每用高深的理論去向不識字的民衆解釋，用大而無當的高談闊論亂吹一頓，甚至於住在洋房裡發訓令，靠在沙發上官架十足的召集受訓者訓不切實際的話，這怎麼不使民衆一見頭痛，再見驚嘔？三見痛心，四見要挺起拳頭來呢？

十一、平時和戰時

至于戰時訓練又不同于平時，其大要如次：

平時：第一、要有恆。如道家煉丹一般的繼續不斷。第二、要舒緩。如雞子孵卵一般的從容安閒。第三、要精細。如工人冶金一般的一鍊再鍊，鍊到純金才止。第四、要專一。如藝人習藝一般的專心致志，舉一種會一種，不宜貪多。莊子達生篇有一段好比喻：

「紀渚子爲王養門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响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

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幾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平時因為社會寧靖、生活安定，時間充分，需要也不見十分迫切，訓者和被訓者雙方都沒有何種憂慮或驚惶，自然可以慢些、詳些、不慌不忙。按部就班的訓練下去，一年三載，均無不可。

戰時：即所謂「非常時期」，什麼都要打緊：第一、要迅速。個人的吃飯，大小便，走路等等生活，尚且統要迅速，何況爲着抗戰殺敵的訓練，自非迅速不可。近幾年來，許多訓練機關，都是短期而速成的，就是明証。第二、要簡易。我們的一切舉動，平時已經崇尚簡單明瞭，戰時更不消說。易繫辭：「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簡易則天下之理得矣。」周大司馬：「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簡易之足貴可知。第三、要切要。戰時工作繁多，頭緒紛亂，訓練時就選擇其最切要的先做，次要的後做，不必要的即不必做。譬之鬻籠，可不必盡全身，但不可不點睛。要眼抓住了，其他可訓可不訓。第四、要普及。民衆平日多半缺乏各種普通常識，如防空、防毒、救護、衛生等等，現在都該加以普通訓練，多少要灌輸給它們一點，一則可免無謂犧牲，二則可協助工作。

約言之：戰時的訓練，首要在「急要」和「節約」。人力、物力和時間，都應儘量經濟，不可浪費。

總之，訓練民衆，其道多端，得法要緊，不得法，必至如詩經所云：「蕪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徒勞無功，枉化精神和金錢而已！李衛公說：「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孫子也說：「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練民比之練兵，這層道理倒無二致。

十二、三個「要不得」

訓練者缺少各種應具的條件，即不應負訓練之責，前面已詳加論列。此處再提一筆關於手段或態度上犯忌之點如下：

(一)用威脅：凡是用「權」、「勢」、「力」去訓練民衆的，都屬於這一類——威脅。民衆平日過慣安樂生活，沒有自知、自覺、自傷、自勉、自奮的能力和意念，如今驟然要它來受訓練，已經使它不願不歡了，若再加上一種壓力，強迫它接受，那結果如何，可想而知。專制時代對於智識分子的訓練，尙且要設官負其專責，（如明、清時，各府、州、縣儒學皆置訓導以爲教授或學正或教諭之副，掌訓導所屬員生。）況對無知民衆，其應諄諄善誘，更不待言。如周禮所稱的「訓方氏」，即專負教導四方萬民之責的官。假使當時可以用威脅之，則一紙命令，即可飭遵辦理，何必設官？

(二)用利誘：民衆固然是貪的多，廉的少。但金錢的作用，有時也會失效。假若用袖

收買民衆來受訓練，這時民衆的直覺神經機動了，必更認爲可怕，決不肯來。如有來的，必然是班流氓、乞丐——至多是失業過久，絕無他法可想的窮困者，暫來過渡一個時期，待到有了辦法，仍舊是如魚得水、搖尾而離了。「七七」以來，多少聰明透頂的分子認爲受訓是「時塵」，是升官的敲門磚，是發財的津梁，是製造資格的法寶，不惜多方營求，投此好機。原來，用公家或別人的錢，充實自己的學識和能力，將來還可以招搖揚威，這樣便宜生意，何樂不爲？

(三)用法繩：即用政府的法令來強制受訓。殊不知「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于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之民訓者往往因竣法無效，即繼以嚴刑，實似欠智！

這三種手段，統是「要不得」，乃一班訓練者偏偏拿來當南針，互相仿效，而受者久而欠之，也相安無事，雙方都不特不自知非，反視同當然，這真如「非攻」上說的「少見黑白黑，多見黑白白。……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可惜！可歎！

十二、我的所見

訓練的手段或態度，實在研究起來，我認爲總得要：

(一)以理喻：即用「真理」說服民眾，使它自動的要求受訓，甘願的爭來受訓。使它明瞭國已不國，民也將非民，非急起受訓，卽無以存國而自存。

(二)以情動：即用「情感」去感動它，使它視我們如家中父兄一般，明瞭我們訓練它的目的是在爲它自身求解放，謀福利；才會心甘情願的受訓，不起怨懟。

(三)以德待：卽用恩德待它，使它固有的良心發現，不由不接受受訓練。例如：民眾病了，我們給它醫治；有何困難，我們給它解決；失業的，我們給它設法工作。這樣，沒有不奏效的。

用盡這三種手段，「情至義盡」，若仍不肯受訓，或受訓後仍有作奸犯科的，然後不妨加以刑罰，以爲無可救者戒。所謂「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
「教成，犯令，不舍。」比如訓練壯丁，或緊急集合作戰，經一再勸告，還是不來，卽不妨效古法「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以示獎懲。

這裡，我要打個比喻。比如：提煉「鑲鐵」，欲使生的變熟，硬的變軟，脆的變韌，較之鑄鐵、鋼鐵爲更有延性、展性，感磁失磁均易，卽需要先加高度的熱力，使牠自然發生變化，再用錘槌，方可成功。再如鍊金，其目的在變化物質，欲將銅、鉛等賤金屬，加功使成黃金，必須要用各種器材——如明礬、礪砂、硝石、硝酸、王水等藥。經過各種手續！

如結晶、濾過、蒸餾、昇華，纔能成功。熱力猶情感，器材猶恩德，手續猶真理，錘猶法令，多方並進，沒有訓練不成的。

十四、結論

好了，民衆本來是最真實的。誰不想在道德上、事業上做好人，做人上人？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中論：『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民衆所以變成不好者，即由于沒有得到好好的訓練，甚至一生世沒有受過訓練，怎會變好？而且老實的說，民衆個個都是肯愛國的，能抗戰的，如今不幸竟出有許多漢奸、準漢奸和順民、準順民，無他，也就由于當初不曾加以訓練，沒有好好訓練它所致。商鞅說：『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騶騶亦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豹、熊，罷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民衆殺敵復仇的心和血，沸熱得要跳裂出來，何嘗不想抗戰？祇是沒有好的訓練者給它訓練罷了！

所以，我們的唯一希望是：要由真正革命的人，用革命的訓練法，訓練成革命的民衆，以達成抗戰建國和復興民族的任務。

最後，我又要引兩段名論和一段故事作結束：

『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

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六韜

「只有從革命洪爐裡陶鑄出來的人物，可付給它製造革命羣衆的責任，共同負起創造人類幸福的使命！」——托爾斯泰

「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絮其居，衣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國之父兄請戰，……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安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國對之內，觀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則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國語

怎樣武裝民衆？

「武裝民衆」這句口號，自從抗戰以來，也被全國各地人士喊得响徹雲霄。究竟武裝的什麼，怎樣去把民衆武裝起來，民衆怎樣才算是真正的武裝了，這種問題，却很少聽見有人說過。

武裝民衆，是不是給民衆穿上一身軍裝，背上一桿鎗就算的？是不是民衆能喊得幾句口令，懂得幾句軍語，能向左轉向右轉，就算是武裝起來了呢？凡是有腦子的人，我相信他決不至於回答說「是的」的。

武裝民衆，我們認爲至少要把民衆的精神、技能、組織和物資統統武裝起來，才可以說是全部武裝了，真正的武裝了。

一、武裝精神

精神是全部活動的樞紐，是一切事業的基礎。精神不健全，任何事情不會辦好；沒有精神，什麼事情都無法舉辦。精神的力量，大過一切，一切都由精神發動。中山先生說：「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我們雖不贊同精神是社會進化的唯一動力，却不能否認它是動力之一。所以，要武裝民衆，必先要武裝民衆的精神。

精神如何纔能武裝起來呢？無疑的，是要做到下列幾點：

(一)使人人皆存有同仇敵愾的心理。僅僅半個年頭，敵人佔去了我們的土地多少？槍去了我們的財物多少？殺死了我們的同胞多少？四五百年來，尤其是近五六十年當中，更其是最近一二十年間，我們中華民族所受於暴日的壓迫、凌虐，到了何等程度？我們若還認牠是個鄰好，是個友邦，豈不是自己侮辱了自己？我們只有認定牠是我們的唯一敵人，是不共戴天之仇，人人存着敵對的心理，才可以把冰冷的血，沸騰起來，溫和的性，激烈起來。用這種熱血和烈性，鼓起我們的抗戰情緒，方能實地的去參加抗戰。一七七五年美國的革命，若不是殖民地的民衆對英國一致的懷恨刺骨，那能激動得起全國的作戰精神？他們當時覺得英皇已決心加重壓力給美人，什麼請求，會議，都沒有用處了，祇有抗戰是惟一的生路；因此，有個領袖叫亨萊的，就大聲疾呼道：『我們已經請求，示威和祈禱，我們已經卑躬屈膝於皇殿下，都是毫無結果，現在祇有「抵抗」一條路！』美國的獲得獨立，不能不算是同仇敵愾的心理有以致之。

(二)使人人皆下復仇雪恥的決心。有仇而不能復，有恥而不能雪，這等于不知仇，不知恥。暴日加于我們的暴戾恣睢，兇殘險惡，我們既然認定牠是我們的不世之仇，我們所受的是奇恥大辱，就該念念不忘，設法報復，非給它洗雪個一乾二淨，決不能休。假使認爲仇可以緩緩的復，恥可以慢慢的雪，則我死還有子，子死還有孫，孫死還有曾孫，玄孫

，一代代的挨過去，請問此仇尙待何日去復？此恥尙待何時去雪？我們必須下一個報復和洗雪的決心，如越王勾踐之于吳王夫差，臥薪嘗胆，臣妾于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纔能達到復仇雪恥的目的。卽不然，如朝鮮對暴日的幾次革命運動，雖則屢次都失敗了，死的死，傷的傷，坐牢的坐牢，但是「打倒日帝國主義！」「韓國獨立萬歲！」的呼聲，却隨着腳鐐手鐐的琅鐺，在全國各地的街頭巷尾，奏成了革命的交響曲，不失其爲大韓民族的尙武精神。安重根刺死了伊藤博文，雖沒有給朝鮮獨立成功，但是「頭可斷，身不可辱」的浩然之氣，始終深深的貫進了朝鮮人的腦海，永恆的留着「復仇不可緩，雪恥不可忘！」的遺訓，千秋萬世，不會磨滅。

(三)使人人皆抱成功成仁的志願。「不成功，便成仁」是革命者不可或缺的教條。國和國鬥爭，民族和民族鬥爭，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所能濟事，也不是一朝一夕，一舉手，一動足所能奏效的。如果不在事先抱定直不可屈，堅不可攻的偉大志願，勢必畏首畏尾，躊躇猶豫，不知所措。我們不想革命則已，否則，非全國民衆各存我仆你起，你死他繼，決不退却，投降，屈服的心願不可。雅典和斯巴達兩國，教導它們的國民，不說：「你若不能帶槍歸來，就須乘槍歸來！」就說：「愈其敗降而得厚祿，毋寧橫屍于沙場爲鳥雀所啄！」一種「寧爲玉碎，勿作瓦全」的壯志，何等令人起敬？史記載項羽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

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惶恐。」足見犧牲的志願，不可不先建立。有了犧牲志願，然後從事抗戰，戰無不勝，功無不成的。就便爲其他各種條件所困，不能獲得勝利和成功；結果也還是光榮的。我們現在的抗戰，責任是重大萬分，過程是艱苦之至的，只有抱在「不打勝仗，便要赴義的不屈不撓的意志，最後的勝利方能取得。」

(四)便人人皆具有抗戰必勝的信念。這個信念，非常要緊。敵人方以種種毒辣政策和猛烈武器，多方向我進攻，滿想在其自認爲優勝條件之下，活活恫嚇倒我們，使我們不戰而敗。我們若想令敵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毒計不得售，只有建立起自己必勝的信念，任何威脅勢迫，都不爲所動，才是辦法。十七世紀中葉，英王查理第一以高壓手段對付國人，其勢焰烱烱逼人，不可嚮邇。當時的騎士黨、貴族、高級官吏和舊教徒，全部怕他如虎狼，不敢和他作對。只有圓顛黨、清教徒和國會中的激烈議員，始終不信王位不能推翻。圓顛黨中有個智勇兼全的統領克倫威爾，認清了當時的環境，就對他的部下，實行「神的訓練」，堅定了全體官兵的必勝信念。果然，新的「鐵軍」一旦練成以後，到處聞風披靡，查理終于不得被打倒，空前未有的白宮宴會廳外「暴君、逆賊、殺人犯、人民之公敵」的死刑的宣判，英吉利共和國的創建，可說是完全由於當日武士軍團的必勝信念所造成。

換了，我們精神上如果有這幾種武裝，不患敵人不能打倒。因爲第一種武裝是足以摧

毀奴隸和麻木根性。第二種武裝是足以消滅苟且偷安和漢奸心理。第三種武裝是足以糾正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錯誤觀念。第四種武裝是足以醫治恐日病、忌日病和敗北主義者。這些統是可以促成全國精誠團結，共同禦侮以赴國難的最堅韌最精良的第一套武裝。

一、武裝技能

精神武裝化了以後，就要要求技術和能力的武裝。

第一、要有軍事的常識。軍事常識，明言之，就是包括防禦和攻擊的鬥爭常識，是各種常識當中的一，在平時尚且需要具備，戰時更不可不有。宇宙間的萬物，除無生命的礦物外，凡有生命的如植物和動物，有形無形，有意識無意識的都具有防衛本體的機能，藉以保障牠的生命之安全，尤其是動物為最顯着。例如：許多種爬虫、飛鳥和走獸，牠們的身上都有有一種適合於環境的保護色，用以掩蔽本身，不使他種動物發覺。這是動物的偽裝常識。又如：蟻螻覺察到天將霖雨，就抱住所搬到另一處比較安全的地方去。老鼠知道要發生火災，也就在幾天前，預先拖兒帶母的搬了家。烏鴉和石燕，偵知了天將括大風，便不斷的到處飛鳴，似在向人們警報。孔子說：『天將大雨，商羊鼓儻』。這都是動物的偵探常識，都是已被我們發現了的，其餘沒有被發現的尙多至不可勝數。動物尙且有軍事常識，何況人類，豈可沒有？胡林翼說：『不明攻防之學者，固不足與商軍機；不知平常

之攻防方法者，亦不足以語軍事。『拿破崙教訓法國人民道：『君其爲愚人可，爲懦夫則不可；懦夫未聞戰爭之道，是法國之渣滓，應逐出于國境以外！』足見軍事常識，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爲國民所不可缺少的，況在今日的中國？

第二、要有起碼的軍事技術。軍事技術，也即是攻防的技術。同樣的，不單人類應該具備，動植物也是有許多具備的。例如：含羞草，一受到刺激，葉子立即捲閉，總葉柄也同時向下垂下；小的飛螻或爬虫，若附着在牠的葉上，便被緊緊閉住，不得脫逃，結果受窒息而死。這是植物的軍事技能。蜂螫的螫刺，蠍蟻的鉤抓，視影虫的含沙射人，鸚鵡鷹隼的攫搏，虎豹豺狼的猛撲，這都是動物的攻擊技能。穿山甲的縮避，尺蠖的屈伏，黃鼠狼的放屁，這是動物的防禦技能。蝮蛇的嚼繯，蜻蜓的蝕吸，蠟的刺射，這是動物的攻防兼具的技能。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我們人類若沒有起碼的軍事技能，豈不是不如一般動物？我們看小說，如封神傳上的土遁、水遁、哼、嚇、千里眼、順風耳，雖則並不是真的，有那種技術，可是當時的作者，希望後人應想出各種攻防方法，以平治變幻莫測的世界，不算得不合理。又如水滸傳上描寫一百零八將，差不多個個都是富有軍事天才，個個都有一兩套武藝，什麼「弄風白額大虫」，「鷲潤金睛猛獸」，好像誰都無法對付，只有梁山泊的幾個第一等好漢才敢出來周旋似的。這也無非是形容那時候的尙武風氣，值得欽敬，要想拿來鼓勵後人，學點作戰技術，可以爲國除暴禦侮。的確，軍事技能，畢竟未可輕視。太

平天國的起義，若沒有五王的饒勇善戰，武略素嫻，恐怕成不起大事。以後曾國藩等的剿滅太平軍，若不是仗着訓練有素的湘軍和淮軍，則太平天國雖有內訌，也未必能夠一舉蕩平。這都證明軍事技能之必不可少。抗戰時期，若要民衆個個變爲士兵，必須人人都能運用武器，才會打勝仗。昔人云：『兵不習器，以其身子敵也。』當真！

第三、要能隨時隨地參加游擊戰。我們平日若把技能練得像飛禽走獸般的熟練，兇禽猛獸般的厲害，逢山過山，逢水過水，不怕飛機轟炸，機關掃射，隨時隨地會利用天時、地理；能運用環境而不爲環境所運用，能制敵而不爲敵所制，這才配稱一個現代的國民。抗戰進到將來的階段，勢必全國軍隊都要改用游擊戰術，正規軍將不免要變成游擊隊，淪陷區自然是要變成游擊區。敵人的後方要化爲我們的前方，那時我們的廣大羣衆若沒有一種能力和胆識參加進去作戰，則不被敵俘虜，亦必被敵殺傷，要想好好的做個順民，怕也不可得！因此，我們的勞苦羣衆，必須在這時候，在尚有安寧日子可過的地區，各人趕快設法練成至少一種好身手，以備將來可以參加游擊。蘇俄有句軍訓：『非抵禦敵，即以殺敵；鎗損則用柄，柄折則用拳；拳傷則用齒咬。』這就說我們的技能要全部真正的武裝起來，從頭頂到腳跟，五臟、六腑、四肢、八脈統統要給它訓練成鎗砲彈藥一樣，這件用壞了，那件還可以用，那件用壞了，還有這件可代，我們有用不完的好身手，使不盡的手段。游就游，擊就擊，統統使得。朝鮮民衆當年在暴日的既嚴且密的「警察網」籠罩之下，一班

青年男力，照樣能化裝爲農、工、商、販等雜色人員，進行激烈的革命運動，而暴日的政府和軍隊，終于無可如何，只得改用羈縻政策去軟化它。一八五七年的愛爾蘭民衆，不堪於不列顛君主主的壓迫，也紛紛起來反抗，一班流亡人士和部隊，便變更方式，專作出沒無常的狙擊工作，結果殺死了總督，爆發了革命。事雖未成，也總值得贊佩！現在我們北方綏察各省的同胞，憑着嫻熟的騎射和奇襲本領，組織游擊網，遍佈各地，殺傷敵人，掠奪軍火，已使敵人恐懼萬狀。其他各省的游擊隊也是如此，不能不算是抗戰中的一支生力軍。

第四、要能隨時應征服兵役。國家保民，民衆也應保國，乃是天經地義的道理。服兵役是我們做國民的人應盡的一種義務，在平時尚須履行這種義務，戰時更不消說。我們沒有當兵的志願固不行，有了志願而沒有技能，也是不行。『打虎要用箭，射鳥要用弓，不會箭，不會弓，不配稱爲勇。』多少男兒，有志爲國而無力效命，那爲了技能沒有武裝起來之故。假使平日有了訓練，普通的軍事技能都懂得一點，騎馬就騎馬，打鎗就打鎗，刀、劍、棍、棒、手榴彈，無所不會，跳高跳遠，快跑臥倒，無所不能，則一旦政府命令下來，要求我們入伍，或時勢緊迫，需要我們自動出征的時候，我們便不難立刻穿上軍裝，背上武器，去和正規士兵一同抗敵。

人人都有了鐵的軀幹，鋼的筋骨，猿猴的腦袋，兔子的行動，加上純熟的武藝以後，

就可算得個個都是士兵，等于全國皆兵了。

三、武裝組織

固然，民衆的精神和技能，需要武裝是對的；但是，民衆的組織是整個社會運動的基層機構，基層機構不完備，談不到運動；機構不堅強，也不會發生強大力量。所以武裝民衆組織，也是武裝民衆全部工作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關於民衆組織一般的問題，我在前月曾經發表過意見，這裡不再提供。只有民衆組織應該武裝起來的問題，需要在此補充一點。

我們認為民衆的組織，需要首先武裝的是民間的各種會社，不論公開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只要是真正屬於民衆，為民衆所有的，我們都應該很快的給它整頓起來，嚴密起來，加強它的力量。沒有訓練的，予以切實的訓練；有訓練而沒有政治或軍事訓練的，從速加以政訓或軍訓，務使個個會員或社員，都變成和正式的團隊或軍事機關中的組成一員一樣。

過去各地民間的各種會社，祇有組而沒有織，就是祇有集合一羣人在一處，會商某種事件以後，就分頭四散，不作別事，你管你，我管我，依舊和沒有組織一般。今後我們必須在「組」當中加上有條理的「織」，將每個分子都加以嚴格的有目的的訓練，使每個組織都

發生作用，最好能像現在正式的壯訓，社訓，特訓等等組織，發生同樣效力。則民衆們縱使不參加受各種正式軍訓，也等於參加了。

武裝民衆的各種組織，其目的不外乎：（一）隨時改組爲正式的武裝組織；（二）每個民衆隨時可派它担任各種相當的抗戰工作；（三）必要時，可讓民衆自由直接行動，藉以搗亂敵軍，使牠無法防備；（四）仗它去向無組織，無訓練的民衆宣傳、組織和訓練等工作；無形中，把每個如癡如醉的民衆，一概誘導到「忠民愛國」的路上來，增強抗戰力量。

四、用中外歷史證明

歷史上不乏先例，最早的有夏小康，僅有田一成，衆一旅，他就把這一旅之「衆」，加以訓練，成爲勁旅，卒把寒泥滅掉，復興夏朝天下。秦末的陳勝、鄒吳廣，本是農民出身，被戍漁陽，權充屯長，統率數百人，教以武事，也就斬木揭竿，號召徒屬，發動了空前的平民大革命。東漢張角，假行五斗米道爲名，以符咒治病爲護符，到處組織鄉長，訓練民衆，十餘年間，竟訓練成徒衆數十萬人，起事作亂，造成三國擾攘的局面。唐宋黃巢，長于騎射和擊劍等武藝，敗養仁命羣衆，予以軍事訓練，結果也舉兵建國，掀起政治上的大變動。北宋的綠林領袖宋江，率領一班同儕，和武松、石秀一流，統是武藝出衆，富有組織民衆的才幹。當時的所謂三十六員豪傑，確是大半都來自民間，是祕密的民衆小組織的

頭目，在未到梁山泊以前，個個都曾在民衆中間起了領導作用，所以後來能夠轟動社會，影響大局。明朝義烏令王道昆，教民衆習武，兼教軍事學，全縣民衆差不多都能投石超距，殺傷敵人。民間的組織中，也多少參進了軍事組織的色彩。械繼光聞其名，乃招募得三千名，再教他們以各種戰術。畢竟打败了倭寇不少，「義烏軍」的聲名，因此聞于天下。清朝的義和團，本是白蓮教的支派，是一種會黨，也是借拜神唸咒的招牌，說什麼有金剛身子，不怕鎗砲，四出活動，窮僻鄉村的民衆都被它暗中組織起來，參進一套軍隊式的訓練，發出「扶清滅洋」口號，博得政府器重和民衆擁護。從這些過去史蹟當中證明民衆組織的需要武裝，是天經地義，不可移易的了。

再從歐美各國的歷史來看：一七七五年，美洲殖民地的各市鎮，各委員會，在「美人聯合會」的指揮之下，差不多都附有嚴密的軍事組織。尤其是漢可克和亞丹斯等領導的州議會和其他民衆組織，武裝得更加緊湊。那時各個民衆團體統備有武器、彈藥，人員全是糾糾健兒，虎虎有生氣。當英政府派兵破壞卡跨特軍需庫時，在李維阿發出一聲「常備兵快來！」的口令之後，從各鄉村間集合來的常備兵，立刻充塞了蘭克辛頓。刀鎗晃晃，聲勢浩浩，畢竟爆發了美國的大革命。一八八九年七月，法國有名的「巴士提」羣衆大暴動，發現了巴黎各地的民衆組織，統統在事前有了相當的武裝組訓，所以能在巴士提失陷以後，馬上紛頭組織起新政府和新軍隊。「全國衛隊」的編成：全由各地有組訓的民衆團體選舉

出來後代表產生的。嗣後凡爾賽宮前的婦女要索麵包的大示威，自由杖和長棍、短棒都變成了武器，石子、石砂變成了彈藥，逼着路易十四不得不帶着妻兒離開王宮，移住在巴黎城中的平民住宅裏。這也是由于民衆組織，已經軍隊化了的緣故。一九〇四年，俄國沙皇造成了慘無人道的「流血星期日」後，各城市和各鄉村的工農大眾，義憤填膺，紛紛組織團體，練習軍事技術。工農兵的蘇維埃組織，先後成立。沙皇的壓迫愈烈，蘇維埃組織的實力愈加增強。直到一九一七年，各地暴動的暴動，罷工的罷工，示威的示威，三月十一日的大革命火焰，竟在披脫斯布格的街上燃燒了起來，這也是武裝民衆組織所造的功績。

五、一切組織都該武裝起來

照這許多中外歷史看來，革命需要民衆組織，民衆組織需要武裝，成爲鐵的定律，絕對不可忽視。所以不論像什麼「蒼頭軍」也好，「黃巾賊」也好，「赤眉」也好，「銅馬」也好，都有它的用處，我們都該給它們好好的武裝起來；收爲國用。聽說現在有少數教識見比較高明的人士，主張將各地原有的民衆武裝力量，如紅槍會、大刀會、長槍會、紅幫、青幫等各項會黨，設法加以綏撫和改組，編成有主義的強固的民衆組織。這個主張，如果能夠具體化，被政府採納，見諸實施，則淪陷區的民衆可以不必逃走，游擊隊也可以少費氣力了。因爲它們受了真確思想的灌輸，和切實而有主幹的軍訓之後，縱使地方陷落，逃走不脫

，也可以乘機在敵人的後方發動它們的鬥爭。決不至被敵人所威脅利誘而屈服投降的，譬如晉、綏等省。

除了民間的各種民衆組織以外，其他各種半官半民的組織，如工會、農會、商會、青年會、學術團體、宗教團體、文化機關和慈善事業機關，均應一律給它武裝起來。換言之，在這種會社、團體和機關當中，要用政府的力量設法派進軍事和政治人員，負責指導日常業務的推行和職員的訓練，使它們逐個逐個都變成爲政府出力的一員。將來抗敵的時候到來時，未始不可以替代正規軍或游擊隊作戰。至少限度，它們爲着自身的生存計，總會自動的起來幫軍隊的忙。輸運的輸送，救護的救護，偵探的偵探，構築的，衝鋒的，引誘的，炊事，縫紉，任憑那種工作，只要各會社、各機關肯盡其心力，義務服勤，抗戰部隊獲益便非淺鮮。

因此，無論何種民衆組織，政府都應趕緊參酌訓練壯丁，訓練新兵和訓練特種人員的方法去訓練它們，把它們的組織不妨當作變相的壯丁隊或特種訓練班看待。如是，學校的軍訓，縣府的社訓，以及所有的國民軍訓，全都可以省了一半工夫，有事時盡可拿來隨便指派工作，靈活使用。何至於偌大的一個中國，人多於塵埃，戶多於蟻穴，組織多於蜂巢，而竟抵抗不住區區三島的矮子倭寇，我不信也，我不信也！興登堡說：「國不在大，在武裝組織之多，尤其在各組織平日之修養；庶幾不待佈陣而陣逼全國，却敵必矣。」的確

是遲轉的話。

舉個實例：綏遠和山西兩省的民衆，自從抗戰軍興以後，即在第八路軍指導之下，組織起人民抗日自衛軍、人民武裝抗日團和人民抗日後援會，前一類就是全省游擊隊，分爲數路，和正規軍的組織相似。後兩種是各縣的地方游擊隊。它們的隊員都是受過軍訓的民衆和各教的教徒以及激於愛國義憤的綠林健兒，它們攻城殺敵，截擊敵人的軍用品、汽車，破壞公路、鐵路，打了不少次的勝仗。這是武裝民衆組織足以抗敵的現實的證明。

六、武裝物資

現代的戰爭，誰都知道不僅是兵與兵戰，武器與武器戰，還要民力與民力戰，物力與物力戰。物力即經濟力，是包括各種物品和資源而言的。那一國的財富多，那一國就有操勝券的把握。中國既開發的財富，固尚比不上英美各國，但比之暴日，却超過幾十倍乃至幾百倍。

中國是世界的一個大寶庫，到處富有寶藏，不過深藏固閉，還沒有開闢。在平時不知徵發，預先儲備，到戰時自然無法採集。現在我們只得將現有的物資，一概給他統制起來，第一步先加以調查，第二步加以編造，第三步加以分配，第四步就可分別征集使用。這幾步工作如能逐一實現，物資便可算是武裝了。

民衆的物資，如被武裝了以後，更等於到處都是軍需倉庫，軍隊所到的地方，就是軍需品所在的地方。也可以說民衆所在的地方，就是軍需庫的所在地。甚至於沒有民衆的地方，也有軍需品可以取用，軍隊絕不至有斷絕接濟之虞。除在沙漠以外。孫子說：『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物資武裝成功了，這幾件都不必顧慮了。

七、三個原則

武裝民衆的物資，有幾個原則，不可不注意：

第一、物盡其用：所有各種物資，平日可以按照其各自的性質和效用，分別使用，戰時則不然，一物要當兩物三物乃至十物用。只要牠可以當那種物品用的就拿牠當那種物品用。可以代用的，盡量代用，不一定飯廳要用以聚餐，椅子給坐用。我們要以簡便實用爲主，不講名義，不拘泥於觀念。只要抗敵的官兵能夠想得改用的方法，不妨盡量改用。例如驢馬：南方人專用牠當乘騎用，北方即不然，可載人，可馱貨，也可作戰。牠們的槍械也是如此，可用作打獵，也可用作打仗，並可當家具用。晉、甯、察、綏、陝、甘、青各省，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有槍械、刀、矛和駝、驢、騾、馬，據民國廿五年商調查，單綏遠一省民槍就有九萬多支，寧夏則有六萬多支，甘肅則有五萬多支。牲口是北方的特產，更是統計不清。假使把這些武器、牲口，一律統制起來，改造起來，訓練起來，盡量發

揮效能，豈不是功用百倍？

第二、家罄其私：這時，整個國家且將爲敵人所有，還有什麼「家私」可言？只要抗戰的軍隊、機關、團體用得着的，民衆就應盡其自家所有的私物，掃數貢獻出來，讓它們取用。平常我們所說的「假公濟私」四字，這時應當反爲「假私濟公」，才是道理。抗戰以來，許多戰區的民衆，看到敵人的殘暴和同胞的受苦，情願把自家所有的東西，自動的移動給政府或軍隊應用。例如：山西的同胞，本是生性儉嗇，善於居積的，最近幾年，他們知道中日戰爭不久就要爆發，便設法收集大量的食糧和別的日用品，運到山洞裡去深深的儲藏起來，準備將來食用。但一到了這次戰事發動以後，它們便紛紛的自動拿出來借給第八路軍。尤以同蒲路東西兩側各縣的民衆爲踴躍，實是難能可貴！又如新四軍在東南各游擊區游擊的時候，武器糧秣，時常伴件發生問題，可是當地民衆只要偵知了確實是它們的都隊，便一聲不響的送飯的送飯，送草的送草，鋤頭、釜頭、鐮刀、厨刀，閃閃爍爍的帶笑的搬進營房去，任憑他們使用，惟恐供給得太少。

第三、奮敵資己：民衆的物資，雖則不少，始終不多。偏僻的鄉村、山谷、海島地方，往往十里數十里數百里內僅有寥寥數家，甚至完全不見人煙，絕滅人跡，所謂：「一行蠻煙千萬里，天荒地老日昏昏！」碰到這種地方，如在戈壁大沙漠中行軍，還那裡來的物資可以利用？這時候，除了設法奪取敵人的物資當作自己的以外，沒有第二個辦法可想。

所謂「奪取敵軍的武裝來武裝自己」，乃是無辦法中的辦法，我們不可不採用。「因糧于敵」是古代兵家所不嫌管用的兵法之一。史記有云：「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也便是這層道理。

八、四種方法

照上述幾個原則，我們行軍所至固不愁沒有各種物資可以利用了，然而究竟利用的方法又怎樣？這點，說來非常簡單，即：（一）以鈍制利，（二）以拙制巧，（三）以舊制新，（四）以寡制衆。簡言之，就是用我們民間所有的古老的、笨拙的、簡陋的器具，去對抗敵人的新式的、靈巧的、精良的器械。用我們很少數的、不值錢的普通物件，破壞敵軍大量的、貴重的軍需。這便是我們惟一應用的手段。

譬如就武器說吧，敵人用飛機、大礮、坦克車、毒瓦斯、軍艦、魚雷、潛艇，我們祇有用普通的鎗砲、輪船、帆船。因為這些東西，我們尚有能力想法得到。購買既容易，代價也不多。現在很多人認為：「利用民間的土砲、大抬槍、近距離守禦防河，頗有成效。此項火器，到處均可徵用；所用的黑色藥，民衆亦可製造。」這點可算得尚有識見。

中國地大物博，有的是五穀百草和狐土草木金石絲竹製的日常用具、穿的、吃的、住的、用的、一切大小傢伙，統統可以改變使用為抗戰的軍需，只看我們會不會利用。例如

：歷史上的「張良爲報韓仇，使力士爲鐵錐，祖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陳涉「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晉書王濬傳：「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錐，然炬燬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碍。」又朱伺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這「鐵錐」、「木」、「竿」、「鐵鏢」、「筏」、「火炬」、「鐵面」，全是我們隨時隨地可以找到或製造的，我們何不拿來使用？古人能臨時發明製造的，我們何嘗不能？鐵錘、夾棒是兩戎所用的兵器；腰刀、朴刀、擻叉、剗刀、鎧甲、弓、箭、劍、戟、戈、矛、頭盔、氈笠等等，由老祖宗傳下來的上古軍械，曾經被多少英雄好漢用作舉義起事的惟一武器。現在我們的戰區一天擴大一天，需要的武器一天增多一天，我們買不勝買，造不及造，只好拿舊的當新的用，笨的當巧的用，壞的當好的用，方能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不至于發生武器彈藥的恐慌。

此外，民間有的是雜糧、柴草，我們不一定要用米做軍糧，麥、蕃薯、玉蜀黍、小米，也一樣可以充飢。稻桿缺乏，別的草梗也可以替代。其他被服裝具和零星用品，統統可在沒法中想出法來。總之，死東西是要活人來活用的，抗戰期中，什麼東西都要「軍需品化」才是！

怎樣領導民眾？

領導二字的意義，可分兩層說：

(一)就現象言，是「衣領」、「綢領」、「首領」，即頭目的意思。

(二)就動態言：是「引導」、「教導」、「前導」，即統率的意思。

有頭目，即有主體，有重心，有目的。有統率，即不至蠢動，妄動，亂動。

一個頭目，用有系統的組織，統率一切所屬，加以訓練，使它發生行動和力量，然後朝着既定的目的進行，這是「領導」的真正意義。

一、民眾爲甚要領導？

凡是動物，都具有領導或被領導的天然性能和要求，藉以確保並延續其個體生命，保全其「羣的生活」。例如：虫類中的蟻、蜂，魚類中的蝦、鯉、烏賊、帶魚、石首魚，鳥類中的雁，獸類中的羊、馬、猿、狼，都是最顯著的富有領導本能的動物。

高等動物的人類，羣居和團結的性能特強，求生和保生的欲求也最切，自然需要一個頭目來統率，以維持並鞏固「團體生活」，光大個人生命。

太古人類，一則因智識未開，二則因天性率真，三則因道德未泯，四則因法律未作，

人人樂于過自由、自衛、自愛，自治生活；不是混混沌沌，不識不知，就是沖虛淡泊，無爲，無爭；所以並不感覺羣衆和領導的需要。

到了部落時代，智慮開，天真滅，強有力者——酋長——就出而領導。再到國家的組織產生以後，道德漸泯，奸詐百出，強兼弱，大併小，于是乎堂而皇之的領導者——皇帝——出。

國家既是人類爭鬥的一種組織，而民衆則是組織的分子，當然需要有相當的人領導。中山先生說：『國者、人之積也。』古人也說：『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必須有個領導，才可以『舉一綱而萬目張』。

所以民衆如不需要領導，除非是返于自然，回到「原始社會」，否則，瓦崗寨一班好漢，也少不了程咬金領導，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全靠宋江率領；何況是一個堂堂國家怎可讓這恆河沙數的民衆自由地如塵般飛揚，水般橫流？

二、領導什麼？

民衆需要領導，是無疑義了，不過，究竟什麼事要領導？什麼事不要領導？什麼事必須領導？什麼事切不可領導？當然，凡是：

(一) 有益于社會大衆的：如禁煙、賭，破除迷信等事；

(二)有益于國家民族的：如除漢奸、土匪等事；

(三)有益于世界人類的：如反抗帝國主義，扶助弱小民族等事。

這些事，因責任不輕，關係重要，非少數人之力所能辦好，故非領導不可。宋末文天祥、明末史可法當國祚危時，起兵勤王，各方豪傑並起，如雲從龍，風從虎。世界空想社會主義始祖馮文，痛恨人性的不良，特創設紐哈夢尼平等村及各民族各階級聯合社，當時信徒相從的如泉湧。哥倫布爲証明地圓學說，曾四次航海探險，終博得國內外人士的欽敬。這都因爲爲大衆造福，非爲一己爭利，故羣衆沒有不樂從的。古人說：『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領導民衆，貴領導有利的，不貴領導有害的，理亦同此。

如是。左列各事，便不須領導，也不可領導：

(一)反動的：如一切的反革命運動；

(二)卑惡的：如一切的爭權奪利運動；

(三)落伍的：如一切傷風敗俗的運動；

(四)墮落的：如一切享樂、虛僞的運動。

這些事，沒有一件不是利少害多，甚至只有害而無利的。壞心思，人人都有，壞習慣，個個易染，除之猶恐不及，何可領導？我們若稍一不慎，身負其責，結果必使民衆好的

變壞，壞的更壞；事情小的變大，大的更大；影響所及，不可想像。三略有言：『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所以，凡是：害己而不利人的，固不可領導；利己而害人的，也不可領導。利小數而害大多數的，不當領導，利害誰屬，未易判定的，一樣不必領導。舉幾個很小而淺近的例子：請客宴會，打牌消遣，束胸燙髮，塗脂抹粉，迎神賽會，結黨營私，投機，械鬥，暗殺，復古，做表面文章，搭官場架子，……像這種種種風氣或運動，件件足使民衆腐化或惡化，都要不得！

三、領導步驟的三原則

任何舉動，都要有先後，領導也以步驟。其原則應該是：

(一) 論領導事件的範圍：應由小及大。即先從小的事情領導起，逐漸擴展到大的。革命領袖的領導同志，由結社或結黨而號召羣衆革命，即是明証。假使小數人尙不聽指揮，何能指揮大眾？

(二) 論領導對象的關係：應由親及疏，即先領導親近的人做起，然後漸漸及于疏遠的。如果舍近就遠，厚疏薄青，親人非癡聾，誰其信？俗語道：『隔壁有樣，不用記賬』，就是以近在跟在的做榜樣的意思。

(三)論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地位：應由上及下。即先領導有地位或地位高的人，然後領導沒有地位或地位低的人，才易收效。譬如：主管長官領導募捐，高級僚屬若不願應募，或不肯多捐，試問何以領導其他低級僚屬？官若不肯捐，何以令民衆捐？主管長官尙領導不了，僚屬何能領導？官尙沒有辦法，民衆更是無法辦。

除這三個原則外，尙有三個原則，也不可忽略。即：

(一)由淺及深；(二)由易及難；(三)由暗及明。譬如：小學生才開始讀書，就要它們參加作文競賽，試問能不能做到？又如：要初學各種操場運動的人去參加出徑賽，縱使勉強接受了命令，能不能奪得錦標？再如：要獨行猶愧影，獨寢猶畏盜的人去做出頭露面或冒險的事，能不能達成任務？『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先秘密，難望公開，萬事如此，領導莫外。

但，如今居然有許多號稱領導者，不會當連、排長，倒會當軍、師長；不會使老婆怕，倒會使別人怕；不會令識字明理人不誤國，倒會令傻頭傻腦者能愛國。不會辦「魯、魚」、「豕、亥」，強學生確信；却會發宣言，草計劃，強羣衆帖服。不會做家主公，却會做機關或團體主人。不會帶一兩個人在衙堂刺漢奸，却會帶大隊人馬在街上遊行喊口號。這一切若不早擊破了『一室之不治，安能治天下？』的古語，便是像俗話說的『未學打鐵，先學偷鐵。』二十世紀的領導術，原來如此！

四、情動·德懷·義激

不論做什麼事，統統要用手段；手段人人會耍，不過，巧妙不同。領導民衆的手段，相當複雜，不是單用一兩種就可成功的。必須參酌當時的各種環境——如對象、事件、時間、空間，認清一切以後，方可選擇適當手段去應付。若不管橫直，只是用同樣手段領導，勢必至營營滿鼻子碰灰。比如：對資本家講共產，要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是不是「對牛彈琴」，「水底撈月」？五燈會元載：「曹翰渡江入廬山寺，緣德淡坐如常；翰曰：「汝未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死和尙那？」領導者若一見民衆就領導，所得的反應必同這位曹將軍一般。

所謂適當的手段是：

第一、情動：「情」是辦事的重要，沒有情，任何事件不能辦。達摩說：「金剛努目，故天下無分，菩薩低眉，故衆生聽化。」古兵法家言：「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困。」軍諺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灶未炊，將不言飢，……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這是領導民衆的好榜樣。因爲人是感情動物，惡如匪類，恨如仇人，若能用情對它，也沒有不被感動的。

第二、德懷：大學：『德者，本也。』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書：『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假使平日有恩德待民衆，視民衆如赤子，保它，愛它，無所不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到了有事時，誰不願受指揮？孔子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孟子謂民衆之子有德者的歸附，恰同『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不可遏止，其效力之大，出人意料。古代聖王統率民衆的惟一手段，只是這一套。

第三、義激：『義，人路也。』義是人類固有的，不過被物欲所蒙蔽罷了。假使領導者能抓住機會，利用羣衆憤恨或同情的心理，即可使羣衆的良知豁然開朗，個個如明燈般明耀。渚齒殺閔王，王孫賈入市中大聲疾呼道：『欲爲我誅者，袒右！』市民悉起相從除暴，如應斯响。匈奴利受與厭追，頻于危亡時，戶部大臣鳴蘇士提議征兵廿萬，預籌軍費四千餘萬佛郎；經一番披肝瀝胆的熱情演說後，在座的四百國會議員，全被激動，贊成的呼聲和擁護的掌聲交响着，且高呼『不自由，毋寧死！』『國可亡，不可辱！』。

五、順性·因勢·說理

第四、順性：民衆的性，大體都是相近的，不過，因職業和境遇不同，性也隨之而有不同。領導者在領導時，應避開主觀，站在客觀地位，順着民衆的性情和心意，漸漸加以引導，錯的規勸它，對的順從它，『毋忤其氣，毋棄其欲。』『庶幾不至引起反感。』『聖人無

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老子這段話，正可給領導民眾者參攷。

第五、因勢：呂氏春秋：『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順水推舟，舟行自然加速。『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領導民眾若會「因利乘便」，必能獲得種種便利。史載：宋太祖爲太尉時，師次陳橋驛，醉臥，諸將環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驚起，未及應，即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太祖遂登帝位。至今傳爲美談，是因勢領導的絕好例子。

第六、理喻：人又是理智動物，誰都知道對父母應孝，對手足應愛。我們試執途人而問他：無辜殺人，對麼？無端搶人財物，該麼？它必答應：「不對」，「不該」。這都是「良知」未泯，「人性」猶在的明証。所以領導民眾時，若用「真理」去向它說，鮮不被說服的。列甯當時號召革命，連俄皇的侍衛和皇室遺老，暗中都贊歎着，認爲偉大。因此，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的兩次大革命，會在短短幾個月的緊張工作當中，宣告成功。

上述六種手段，領導者可不並用，却不可不具備。除此，尚有「勳名」和「勵志」兩種，也可參用。

勳名是激勵被領導者爭取勝利，如以建功立業或取義成仁爲教令，使人人各知「聲譽」之可貴，立名之重要，而互相勉于進取。

勵志是激勵被領導者努力砥礪志行，「止于至善」。譬如領導士兵：「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前列八種手段，用時應分輕重：如對智識分子，應偏重「說理」；對無知羣衆應多用「情動」。平常時期應偏重「頌性」，緊張時期應多用「義激」。對個人應不斷「勵志」，對團體應儘量「勉名」。「懷德」是基本策略。「因勢」是適應環境。總之：先後緩急，寬猛疾徐，全靠靈活使用。申鑒說：「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疏則放；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故順乎自然的領導——不領導的領導，才是領導的「上乘」。

六、自我作起

領導民衆還有一個必要的原則，即：「自我作起」——自己先領導自己。

自己是個「小我」，羣衆是「大我」，小我若不能做，即不能使大我做，小我動不起來，怎能動大我？乃社會上竟有無量數的人們，一旦得到了相當地位，便萌動做領袖的野心，一心一意想領導羣衆。做縣長的想領導全縣老百姓；做團長的想領導全團官兵；做甚什不值一錢的社長、會長的，想領導寥寥不滿一二十個的屬員；甚至做鄉長、鎮長的，也神氣活現的居然以全鄉全鎮的首腦自命；莫怪那班手握軍符，身兼數十軍職的大人先生們，

裏額上出角，眼牛頭頂，『叱咤則風雲變色，嗚暗則春叢零落！』

這些自命爲領導者，我們若按諸它們平日的行事，恐怕連鬼也要哭死！譬如：叫別人出征，自己子弟則設法免役；叫別人捐款，自己則由公費開支；叫別人節約，自家則酒肉滿桌，一餐萬錢；禁別人煙賭，自己則吞煙吐露，呼盧喝雉；禁別人宿娼，自己則三妻四妾，蓄婢玩妓。資別人卑鄙貪污，自己則蠅營狗苟；剝脂椎髓。領導，領導，如此領導！真是只有天知道！

既自命爲領導者，當然都是讀書明理的，何以忘了古代聖賢們的遺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能，勿強人能。』要當首領，便該事事「以身作則」，要以「行」教，不要以「言」教，要以事實作人榜樣，不要以理論強人照辦。黃石公說：『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王通說：『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荀悅說：『若乃肆情于身，而繩欲于衆，行詐於官，而矜實于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領導者耳未聾，眼未瞎，威權猶能作，怎不插一分一秒時間反躬自問？

古之名將行言曰：『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裘，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向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請問今之爲將者：做到沒有？今之導領者：能否做到？若做不到，就請休開口！

七、自我犧牲

這是跟着前文來的。能自我作起的，必能自我犧牲。只能作到一部分的，也就只能犧牲一部分。只有肯犧牲自己的一切的，才配領導羣衆。光勸他人毀家紓難，而自己的錢却不斷的存入銀行，抗戰兩三年了，請問：你的家毀了沒有？捐過多少款？又有一種領導者，專勸人上前綫，做烈士，不錯，烈士是崇高偉大的，誰都該做；但，請問：你家出了幾個烈士？你準備幾時做烈士？你怎麼不上前綫，還坐在後方，優哉悠哉？

老實告訴你們這批冒牌領導者：自家的物力、人力不肯犧牲，決不可空言領導。他人不做聲响，早已在犧牲道，犧牲那了，用不着你們來死催活促。你們若想做領導，只有請先徵詢：（一）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二）厚人薄己，推己及人。（三）摩頂放踵，矢志靡它。如處埋頭奮幹，才能取得信仰，民衆自然會受領導了。晏子春秋上載：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今君稅賦重，故民必離；市賈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于此，蓄怨藏于民，嗜欲備乎側，發譽非于國。』」

晏子還有一段問答，也可發人深省：「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披狐白之裘，

坐堂側陞，晏子入見。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專管自己溫飽，不管百姓飢寒，良知已滅，還談其他什麼？這種人若都可以領導民眾，那阿貓、阿狗都可以作導領者了。昔人有臨難將死，而猶遺其家人往視欄中雞豚安全與否，雞豚且舍不掉，還能舍身？

所以，臨陣不肯犧牲性命的，不可以為將帥；治政不肯犧牲私產的，不可以為民父母。惟有以「己飢己溺」，「先憂後樂」為懷的，始可以領導民眾。「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民眾的領導者呀！請你們在領導之前，先完成這工作！

八、出物·出力

國家和民族到了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今日，本來誰都應該自動的，自發的起來抗戰，無待領導的。但，抗戰是非常的工作，除不得已時只得由個人獨自抵抗外，都應有組織，有計劃的集中人力和物力，以增厚抵抗的力量。

而且，抗戰期中，一般勞苦大眾，因生活艱難，自顧不暇，事實上救國殺敵，心有餘而力不足，勢必須由生活優裕的同胞們起來領導，才可以量力而行，惟力而助。

優裕同胞們若肯領導大眾抗戰，我認為輕而易舉，只要一念之轉，即可做到。所謂

『病夫舉箸，重如千斤；勇士扛鼎，易如反掌。』有力者之不起領導，『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假使肯做，辦法至簡，即本看平時所揭發的兩個原則做去足矣。

(一) 有物(包括錢)的儘量自動的出物：

1. 拍賣或捐獻家產歸公。

2. 將銀行存款充公。

3. 地主應：(1) 豁免貧民及征人家屬應出的租稅；(2) 優待僱農，(若係征人家屬，則加發工資)；(3) 分給征人家屬土地和農具，種籽；(4) 獻土地給公家使用。

4. 資本案應：(1) 優待工人；(2) 分股分利潤給征人家屬；(3) 減低貨價；(4) 捐獻贏餘給公家。

5. 官吏應：(1) 減低薪給至最大限度或全部捐公；(2) 取消 切不應得之額外辦公費、車馬費、無名津貼。

6. 政府應：(1) 勒令百物平價；(2) 減低公營物價和旅運費 (3) 勒令取銷高利貸和典當；(4) 豁免貧民和征人家屬的一切賦稅；(5) 免費爲貧民和征人家屬載運人、貨；(6) 舉辦免息貸款，免稅借物；(7) 無條件的發給公地、公物；(8) 建築公共住宅，優待貧民和征人家屬居住；(9) 沒收漢奸、貪、污、土、劣和奸商等財產，分給貧民和征人家屬；(10) 充實各種愛國組織的經濟。

(二) 智力(包括性命)的儘量自動的出力：

甲、有智力的，應無條件的擔任教育、指導、設計、組織、宣傳、管理、監督、調查、醫療，及一切有關軍事、政治和社會上各種計劃的職務。

乙、有體力的，亦應無條件的担任建築、修理、破壞、交通、運輸、耕種、救護、炊洗、縫紉，及一切有關前方或後方各種勞動的職務。

總之：凡是有資財產業、聰明才智和體力精力的同胞，都該儘量貢獻給國家，盡愛國的最大責任。方能領導民衆共赴艱危。倘若「不愛其家，不愛異家，愛其身，不愛人」，而徒空言救國，誰復肯信？誰肯接受領導？

九、在先·自動·儘量

抗戰軍興以來，有志領導民衆的人，不可謂不多，但領導成功的有幾個？成績卓著的是誰？游擊隊多如牛毛，真正能領導游擊的是那幾人？勸募隊各縣各區都有，真正捐財歸公的在那裡？什麼戰地工作隊哩，戰時服務團哩，巡迴家哩，宣傳隊哩，運輸隊、救護隊、話劇團、教導團哩，名目繁多，目為之迷，耳為之塞，究竟領導者在那裡領導？用什麼領導？若查問它們的團員隊員，能夠答復令人滿意的，恐怕不到百分之十。

原因無他，沒有做到「在先」、「自動」和「儘量」的幾個字，自然不能使人信服。適得其

反，它們正是做到「在後」、「被動」和「儘限」這幾個字。力要別人先用，自己後用。王在要別人催了才做，不催不做。錢要別人多出，自己少出。像這樣舉是備他人之概，借他人的本做自己的買賣的人，怎能領導民衆，使無間言？

威風誰都會擺，面子誰也願要，想當一個領導者，總得要由自己先開始，作犒勞給別人看，且須爲別人所不易做到的，方能令人佩服。譬如將帥率衆守城，必須自己先有辦法，方可令士衆守死。兵法云：『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墮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容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我所以要請求領導者要「首先自動儘量」的把所有貢獻出來，即是爲此。

至于貢獻的最高準則，關於物的是毀家，關於力的是舍身。若家尙肯毀，何物不肯出？身尙願舍，何力不願出？但求有益于抗戰，能使敵人消滅，報得國太仇，興得成國家，雖全家化作餓殍，或嗣絕族滅，亦當毫不顧借，這才是大衆所祈求的領導，也就是民衆領導者領導民衆的「不二法門」。

十、古人是怎樣的？

說到這裡，不能不從中國古代舉出幾個大名鼎鼎的所謂聖、賢、豪、傑和民族英雄來

，看看他們領導民衆是怎樣的？

堯：堯的領導是先親後疏，自近及遠，用的是真理和仁、義。書堯典載：『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疏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禮、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言顯之，使之昭著。』

舜：舜的領導民衆，也全是由自身做起。史載：舜初居畝畝之中，耕于歷山，漁于雷澤。曲盡孝悌之道。所居之處，民多隨之。唐堯賢之，舉使攝政。孟子：『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堯之子而謳舜。』

禹：禹對民衆的功勞更大，決大江，疏九河，在外十三年，三過其家而不入。書皋陶謨：『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是由親及疏，由近及遠以德領導民衆的。

湯：湯的領導，完全是順應輿情，迫不得已起而弔民伐罪的。書湯誓：『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湯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他當時『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

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文：文王的領導史，使人佩服。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木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安往？」劉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文王接民以仁，天下莫不仁焉。」

武：武王也是應天順人以領導的。書牧誓：「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斃于商邑。」今于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勾踐：勾踐是一個亡國之君，卒能復仇雪恥，重建越國，全靠對民衆「疾者問之，死者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寬以子之，忠惠以善之」，「令寬刑；施民所欲，去其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才收得民心，共起滅吳。

洪秀全：「長毛劫富贈貧」的故事，到今還流傳民間，他雖憑藉教主的勢力和「真言寶牘」的秘密宣傳，可是民衆信他還是由于他有犧牲財力和人力，肯爲民除暴安良，救苦

救難。至于登台以後的施行各種新政，猶其餘事。

此外，如衛文公的『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子產的尊重民意，採納輿論。商鞅的『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近親，公平無私，民服于下。』統身領導民衆者的最好模範。

十一、他們又是怎樣的？

其次，再舉出世界各國幾位聲名卓著的偉人來，看他們的領導民衆，又是怎樣的？

蒲魯東：提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勞動不得食。』當他經營印刷廠時，全廠工人無不愛戴他如父母。進行社會主義時，令社會人士無不一致擁護。他建議政府：利息租金須值三抽一作公稅。勞工不問技術巧拙，一律照工作時間計值。廢除私產，實現真正約共產。這些主張，統由自家開始實行，所以能取得大衆的信仰。

巴枯寧：生平痛恨政府組織，主張廢除國家，代以生產合作聯盟，促成人人任經濟上地位的眞平等。當時遠近民衆慕其名的，統當他爲『人類明燈』。在他親自參加德勒斯登暴動，被捕入獄的八年當中，不特引起全俄國民衆的憂慮，且使各國革命志士均爲他焦急。

馬克斯：他是一生在挈着無產大衆向世界惡魔搏鬥，到比，到英，到法，到一國即博得一國大衆的熱烈的同情和擁戴。有名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後，立即開始實際工作，完

或德國的大革命。無形中變成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鼻祖，全書是「無產階級的救星」和世界革命的導師。

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一樣，也本是一個貴族出身，偏肯把所有財產分給勞苦民眾，日常專替被壓迫者打抱不平，謀解放。有名的「互助論」可說即是他實現「人類須互相扶持，促進社會進化」的革命理論和方案。

耶穌：他的偉大，也就在：以「博愛」教人，愛人。他割一處，即輸得一處羣衆的真心崇拜。他在耶路撒冷說教時，聽講的，人山人海，共認爲「救世主」。結果被政府嫉忌，處以極刑，他却甘願犧牲，從容自在，毫不怨悔的死在「十字架」上。

釋迦牟尼：他雖是個「無聊教主」，但他那種領導羣衆轉身手，却也爲人們所不及的。慈悲救世，要求衆人覺悟，改惡歸善。以一個帝王的太子，竟能離九五之尊至貧如敝屣，丟掉一切豪華享樂，願和羣生同過艱難生活，無怪皈依的裝裝弟子，不爭年而集到數千，在家的信徒，不一年而收得數萬。

至于林肯的領導解放，拜倫和鄧南遮的領導鋪克，反抗帝國主義；屠格涅夫的領導農奴，反抗地主；高爾基和辛克萊的領導工人，反抗掠奪階級；以及現尚健在的甘地的領導全印民衆，不和主子合作；有的入獄，有的被放逐，慘死的慘死，逃亡的逃亡，他們的領導精神和道德，實令人五體投地！

十二、領導者的資格

領導，本來是件難事，談何容易？當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本身至少應具備左列各種條件：

(一) 品格要端——仁愛、溫厚、至誠、謙虛，缺一不可。孟子：『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孔子以溫良爲處世待人美德。中庸以『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不自見，故明；不自恃，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的所見如此。『下下爲君，』『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功，不責禮。介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己煩也。』至誠和謙虛的程度，歎觀止矣！明辨言之：情感要豐富——熱烈、誠懇；度量要寬大——豁達、虛心、容物；意志要堅強——專一、堅決、忍耐、有恆；理智要充分——至公、嚴明、正直；思想要純正——光明、正大、前進。

(二) 能力要強：學識要淵博——豐富、精深；才幹要高明——多才、多藝、敏捷、果決、精謹。必須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事，無所不知；能治軍，能治政，能治社會，無所不能，真要如「成唯識論」所說的須具有如來的「大圓覺智」(洞照一切)、「平等性智」(視一切皆平等)、「妙觀察智」(觀察事物，澈底了解)、「成所作智」(成就本願所欲作之事)「這四智」，又要有如「庖丁解牛」、「卸人運斤」這般技巧，方算是全才。

(三)體魄要健：即精神要滿足——勇敢、剛毅、堅忍；體格要雄偉——強壯、健全。富有冒險性，不怕艱難、困厄、危險和犧牲；重大至剛，不屈不撓，有浩然之氣。孟子認爲「大任」的人，『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確是至理！因爲沒有健全的體魄，即不會有健全的精神和優良的能力。體魄是一切事業的第一種本錢。

西遊記紀載玄奘周遊西域，至摩揭陀國研究梵籍的時候，中間經過「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鄉」，受盡猛獸毒蛇和魔鬼等各種危險，而其心毫不畏懼，其志始終不變，卒能學得瑜伽論等學理，載取經典數百部，收得信徒無數，若不是他有堅定的意志、犧牲的精神、除害的智慧和本領及強健的體魄，何能做到？

十二、嗚呼！民衆販子！

提到今之各種民衆領導者，真是無淚可揮！這批大大小小的起碼頭目，有的什麼？體魄麼？能力麼？品格麼？除了身體專靠由榨取而得的補品和滋養的食料勉強支住，尙不少如牛、馬、豬、象一般肥碩精神外，不錯，它們有的是煙、賭、敷衍、交際的精神；有的是奸邪詭詐，爭權奪利的學識；有的是壓迫謀害，明攻暗擊的才幹；對同鄉、同宗、同黨、同派是情富的，量大的；對忠肝、義胆，才高學飽的正人君子，必排除之而後快的意志

，也是堅決的；若論理智，則糞塞心肝；論思想，則赤黑一團。這種人，若使抓到了羣衆，怎得不如「魚上冰，鱸祭魚？」

民衆若讓這種人來領導，勢必至把這個組織變成「敗血膿毒症」一般，誘致釜身中毒，傷害各臟器，不是敗血，就是化膿。因為這種人是等子「達球菌」和「葡萄狀球菌」；「罷從」創傷部份或「炭疽」侵入血液而起腐惡作用，患者對它，防不易，治亦難。

這種人生性卑鄙、狡猾、陰險、惡狠，一旦鑽進社會，接近羣衆，自然變化莫測，把民衆當工具利用，當貨物販賣。或如九頭鳥的陽柔陰險，或如九尾狐的敏給詭佞，或如聊齋上各種妖精的善于迷人，或如山海經上各類怪物的令人驚駭。其中本領更高強的，即同「無量壽經」上描寫的「阿彌陀佛」那樣「神通廣大」，能「如意於十方國變現自在；或現夫身滿虛空中，或現小身丈六；所現之身，皆具金色。」我們忠厚樸實的民衆，碰到這種魔鬼，焉得不被誘惑而入其彀中？前漢書傳贊：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稱仁。及其居仁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勢，險于巢窟，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盡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

奸巧的民衆領導者，大都類此！秦檜權時，爲童子師，也頗端謹，曾作詩若得水田三

百試，這番不做糊塗主！」之句言志，何嘗絲毫露出殘害忠良，出賣國家的漢奸醜相？

十四、「謹防販賣！」

前述那種人，慣會「捐鷹爲馬」，欺上壓下。它憑藉着優越的權勢，便一切都從水準面以下，一步登天似的神氣起來；「水長船高，泥多佛大」，却忘記了尾巴還未脫掉，真所謂「家雞野鷄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籠。」可笑又可歎！

這種敗類，平日原是「托生蓮子四方，開朝秦而暮楚」，一朝得志，有了事業，自然要爲非作歹，無所不爲。史稱：王建少無賴，爲田令孜養子，令孜敗後，走成都依陳敬瑄；後攻陷成都，殺令孜敬瑄，遂自立爲蜀帝。可謂不忠，不信，不孝，不悌，無禮，無義，無廉，無恥之極！今之僑軍販子，就是王建一類的「忘八」蛋！

忘八蛋們平時從未流過汗，更未流過血，全靠收業一班小嘍囉當蝦兵蟹將，搖旗吶喊，憑空造成嚇鬼地位，真如元曲「賺蘭蓮」中說的「韓信是一鐵夫，平白地着他爲元帥，偏有什麼功勞那？」俗語道：「李闖打天下，順治現成坐。」民衆販子們當領導民衆，作是「生意經」，無怪在台下時大喊救國，上台後屁也不放。只求爭得到事業，奪得到權利；誰幫助我，誰就是恩人；「有奶便是娘」，結果領導出來的一羣嘍囉，也只知有主子，不知有國衆。「楚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此有形無形的夫小漢奸所以生生不息，惟

悉嘍囉邊少，三跪九叩，不夠斤兩，打不倒中華民國，向鬼子稱「兒皇帝」！

嗚呼！狗頭領導！你們該明白：狗只配領狗，牛只配領牛，扒手只能導扒手，強盜只能導強盜；蛇引不出龍，野雞帶不動鳳凰，狗熊怎會號召麒麟？像你們這種狗格，只配在寡領導太太、奶奶、公子少爺、和男女用人，作「關門皇帝」。我清清白白，磊磊落落，同胞，誰肯接受領導？你們縱然假盡虎威，用盡狗力，但，民衆有的是碧血、丹心，人間存的是「真理」，讓你們佔着眼前便宜，不怕你們不自食其果，遺臭將來！

不過，黑暗時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這有力無理的混沌世界，究竟還是販子們的天下，它們名爲領導——抗戰救國，實則在反領導——「爲叢毆爵」，爲敵國毆民衆。金樓子說：『或吹火而燃，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韓非也說：『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舉之人，不可不審察也。』我們要想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求獨立、自由、平等，則在此今日正是販子們販賣民衆的時候，不可不喚起民衆：『謹防漢奸、準漢奸——變相軍閥、學閥、政客、官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黨棍們賣掉我們！』

十五、結論

領導民衆的各種問題，其概要已如上述，只有領導權的問題，尙待補論。

領導權，我們認爲要由自然獲得，不當亂取；政府或民衆，也應順乎自然給予領導者，不當亂授。凡是願由我或需要我領導的，我才去領導，淮南子：『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百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這就是自然獲得。若巧取豪奪，『打倒你，我來幹』，甚至『無義佔毛廁』，硬要從中搗亂，這便是亂取。『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政府量才授權，民衆慕才信任，這就是自然給予。若『表裏爲奸，上下皆徇私情，擅授濫加。』這便是亂授。

亂取亂予，統由于勢和利，並非由于德和理。古人謂兼人者有三術：德、力、富。『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老子言：『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太公言『澤及于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聖賢尙願受領導，凡民更不必說，何用爭奪？所以『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這都是證明『德』是構成領導權的惟一要素。

至于順民之性，安民之生，明善惡，嚴賞罰，也是領導者取得領導權的要素。古人云：『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故『王良登車，馬無驚

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而且，必須善善備用，暴惡能去，民衆方肯歸附。又必須獎賞有功，懲罰有過，『通志于衆；與衆圖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要民衆心悅誠服的受領導，只有如此。也只有如此，纔得『驅衆若驅羶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纔得『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領導民衆，其權絕不待爭而可得；如是領導民衆，以守則固，以攻則克；以抗戰則必勝；以建國，則必成。否則，爭亦不能得，即得亦必失，不失亦必無成。

總之：要想取得領導權，必須以德爲首，功次之。若用威脅，利誘，法強，我輩坦保其必不可得。假使用盡各種方法而仍得不到領導，或得到了權而仍領導不動，就須自行反省，所謂『若行不行，身自將之。』列子：『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驗之。』柳真子：『人若未信，貴求之己，不可求之人。』莊子：『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我則謂：『領導者不得民衆之心，不成。』蔣委員長說過：『做民衆運動工作者，須自己先修其身，方能取得民衆信任，領導得動民衆。』『羣衆無導權存在羣衆的心之深處，誰想取得，誰就裏先取得羣衆的心。』這是毛澤東先生說的。惟有取得民衆的心，方能喚起民衆，作各種禦侮救國工作。

怎 樣 喚 起 民 衆 ？

(全)

每 冊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外 埠 加 郵 費)

作 者 王 寒 輝

印 行 者 惟 理 社

59
10/035

0.46